

前漢書

傳六十八之九中

第	
函	
第	
架	册二三
	一六册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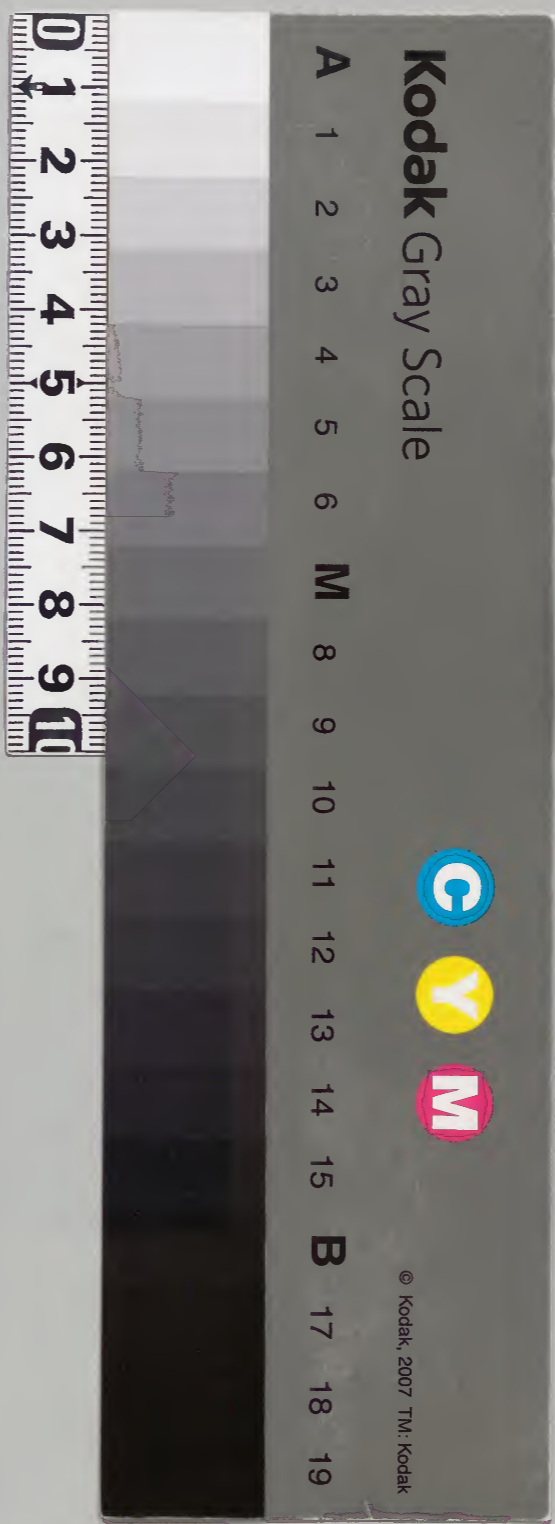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五	四	三	二
一	二	一	二
册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五		漢
函	〇		書
一	一		
五	二		
架	册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12	
冊數	32 (31)		
函號	282	10	

正史三十一號

共三十二本



元后傳第六十八

前漢書九十八

孝元皇后王莽之姑也莽自謂黃帝之後其自本曰

本系其黃帝姓姚氏八世生虞舜舜起媯汭以媯為姓

古曰媯水名也曲水曰汭水為姓也汭音而銳反至周武王封舜後媯滿於

陳是為胡公十三世生完完字敬仲齊師古曰齊

桓公以為卿姓田氏十一世田和有齊國三世稱王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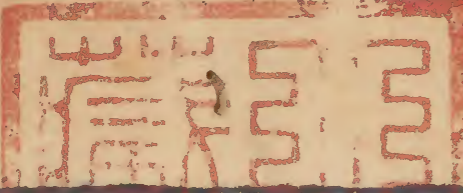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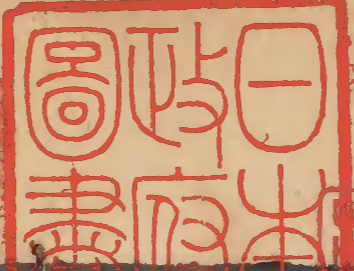
王建為秦所滅項羽起封建孫安為濟北王至漢興安

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為氏文景間安孫遂字伯紀

處東平陵師古曰濟南之縣生賀字翁孺為武帝繡衣御史遂

捕魏郡羣盜堅盧等黨與及吏畏懦逗遛當坐者師古曰孺

嘉靖八年刊



音乃與反豆翁孺皆縱不誅音住又音豆部御史暴勝之等奏殺

二千石誅千石以下師古曰二千石者奏而殺及通行

飲食坐連及者大部至斬萬餘人語見酷吏傳翁孺以

奉使不稱免師古曰不稱謂不副所委嘆曰吾聞活千人有封子孫

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于翁孺既免而與東平陵

終氏為怨迺徙魏郡元城委采里為三老魏郡人德之

元城建公曰服虔曰元城人羊老者也昔春秋沙麓崩晉史卜之曰

陰為陽雄土火相乘李奇曰此龜繇文也陰元后也陽

盛而沙麓崩故有沙麓崩後漢也王以舜後土也漢火也故曰

與其齊田乎張晏曰陰數八八八秋億十四年沙麓崩歲

在乙亥至哀帝元壽二年哀立甲崩元后始今王翁孺徙

正直其地師古曰直亦當日月當之一元城郭東有五鹿之虛即

沙鹿地也師古曰虛後八十年當有貴女興天下云

翁孺生禁字稚君少學法律長安為廷尉史本始三年

生女政君即元后也禁有大志不脩廉隅好酒色多取

傍妻凡有四女八男長女君俠次即元后政君次君力

次君弟長男鳳孝卿次曼元卿譚子元崇少子商子夏

立子叔根稚卿逢時季卿唯鳳崇與元后政君同母母

適妻魏郡李氏女也師古曰適後以妬去更嫁為河內

苟賓妻初李親任政君在身師古曰適夢月入其懷及壯

大婉順得婦人道嘗許嫁未行所許者死後東平王聘

政君為姬未入王薨禁獨怪之使十數者相政君師古曰

計也若言今之祿命書也數音所具反當大貴不可言禁心以為然廼教

書學鼓琴五鳳中獻政君年十八矣入掖庭為家人子

歲餘會皇太子所愛幸司馬良娣病且死謂太子曰妾

死非天命廼諸娣妾良人更祝詛殺我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太子

憐之且以為然及司馬良娣死太子悲患發病忽忽不

樂因以過怒諸娣妾莫得進見者久之宣帝聞太子恨

過諸娣妾欲順適其意廼今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

虞侍太子者師古曰與此政君與在其中及太

子朝皇后廼見政君等五人微令旁長御問知太子所

欲太子殊無意於五人者不得已於皇后師古曰廼意故

言不彊應曰此中一人可太子又獨衣絳緣諸于師古曰諸于大掖衣即桂衣之類也長御即以爲

是皇后使侍中杜輔掖庭令濁賢交送政君太子宮師古曰

曰濁姓也交送謂侍中掖庭令雜為使見丙殿得御幸身先是者太子

後宮娣妾以十數御幸久者七八年莫有子及王妃幸

幸而有身甘露三年生成帝於甲館畫堂為世適皇孫

師古曰適宣帝愛之自名曰整太子常置左右後主

年宣帝崩太子即位是為孝元帝立太孫為太子以母

王妃為婕妤封父禁為陽平侯後三日婕妤立為皇后  
 禁位特進禁弟弘至長樂衛尉永光二年禁薨謚曰順  
 侯長子鳳嗣侯為衛尉侍中皇后自有子後希復進見  
 太子壯大寬博恭慎語在成紀其後幸酒樂燕樂師古幸  
 酒好酒也樂宴樂好宴私之樂也解具在成紀元帝不以為能而傳昭儀有寵  
 於上生定陶共王王多不藝上甚愛之坐則側席行則  
 同輦師古曰側席謂附近御坐常有欲廢太子而立共王時鳳在  
 位與皇后太子同心憂懼賴侍中史丹擁右太子師古音佑  
 語在丹傳上亦以皇后素謹慎而太子先帝所常  
 留意故得不廢元帝山朋太子立是為孝成帝尊皇后為

皇太后以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益封五千戶  
 王氏之興自鳳始又封太后同母弟崇為安成侯食邑  
 萬戶鳳庶弟譚等皆賜爵關內侯食邑其夏黃霧四塞  
 終日師古曰塞滿也言四方皆滿天子以問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  
 等對皆以為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也非功臣不  
 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為侯非高祖之約外戚未曾  
 有也故天為見異言事者多以為然鳳於是懼上書辭  
 謝曰陛下即位思慕諒闇師古曰高宗諒闇諒  
 三年不設詔臣鳳典領尚書事上無以明聖德下無以  
 益政治今有第星天地赤黃之異師古曰第在垣鳳

當伏顯戮以謝天下今諒簡已畢大義皆舉宜躬親萬  
機以承天心因乞骸骨辭職上報曰朕承先帝靈緒涉  
道未深不明事情是以陰陽錯繆日月無光赤黃之氣  
充塞天下咎在朕躬今天將軍殫引過自予欲上尚書  
事歸大將軍印綬罷大司馬官是明朕之不德也朕委  
將軍以事誠欲庶幾有成顯先祖之功德將軍其專心  
固意輔朕之不逮母有所疑後五年諸吏散騎安成侯  
崇薨謚曰共侯有遺腹子奉世嗣侯太后甚哀之明年  
河平二年上悉封舅譚為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紅陽侯  
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太

后同產唯曼蚤卒張晏曰同父則為同產不必餘畢侯

矣太后母李親荀氏妻生一男名參寡居頃侯禁在時

太后令禁還李親師古曰召太后憐參欲以田蚡為比

而封之李奇曰田蚡與孝景王后同母異父上曰封田

氏非正也以參為侍中水衡都尉王氏子弟皆卿大夫

侍中諸曹分據執官滿朝廷大將軍鳳用事上遂謙讓

無所顯左右常薦光祿大夫劉向少子歆通達有異材

上召見歆誦讀詩賦其說之欲以為中常侍召取衣冠

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師古曰上曰此小事何

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詔鳳鳳以為不可

嘉靖八年刊

廼止其見憚如此上即位數年無繼嗣體常不平師古言  
多疾定陶共王來朝太后與上承先帝意遇共王甚厚  
賞賜十倍於它王不以往事為織介師古曰往事謂先  
也言無繼共王之來朝也天子留不遣歸國上謂共王  
介之嫌怒我未有子人命不諱師古曰人命一朝有它且不復相  
見謂師古曰它爾長留侍我矣其後天子疾益有瘳共王  
因留國邸旦夕侍上上甚親重大將軍鳳心不便共王  
在京師會日蝕鳳因言日蝕陰盛之象為非常異定陶  
王雖親於禮當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非常師古曰詭  
違故天見戒宜遣王之國上不得已於鳳而許之師古

迫於鳳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涕泣而決京兆尹王章素  
剛直敢言以為鳳建遣共王之國非是師古曰建廼奏  
封事言日蝕之咎矣天子召見章延問以事章對曰天  
道聰明佑善而災惡以瑞異為符效今陛下以未有繼  
嗣引近定陶王師古曰近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  
心下安百姓此正議善事當有祥瑞何故致災異災異  
之發為大臣顓政者也今聞大將軍猥歸日蝕之咎於  
定陶王師古曰猥建遣之國苟欲使天子孤立於上顓  
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蝕陰侵陽臣顓君之  
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壹舉手鳳不內省

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師古曰遠且鳳誣爵不忠

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侯商師古曰本以先帝外屬內

行篤有成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

詘節隨鳳委曲卒用閹門之事為鳳所寵身以憂死眾

庶慙之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耳適人師古曰小

謂女弟於禮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為亡且子內之後宮者

以私其妻弟聞張美人未嘗任身就館也師古曰是則

鳳所言且羌胡尚殺首子以盪腸正世也師古曰盪洗滌

非實况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

生之子或它姓下所自見足以知其餘及它所不見者師古曰以所見

者可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自

鳳之白罷商後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聞章言天子

感寤納之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聞社稷計且唯

賢知賢君試為朕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奏封事薦中

山孝王舅取邠太守馮野王先帝時歷二卿忠信質直

知謀有餘野王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聖主樂進賢也

上自為太子時數聞野王先帝名卿聲譽出鳳遠甚方

倚欲以代鳳初章每召見上輒辟左右時太后從弟長

樂衛尉弘子侍中音師古曰弘者從父弟獨側聽具知

章言以語鳳鳳聞之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謝上曰



臣材駑愚戇得以外屬兄弟七人封為列侯宗族蒙恩  
賞賜無量輔政出入七年國家委任臣鳳所言輒聽薦  
士常用無一功善陰陽不調災異數見咎在臣鳳奉職  
無狀此臣一當退也五經傳記師所誦說成以日蝕之  
咎在於大臣非其人易曰折其右肱師古曰豐卦九三  
爻辭也肱臂也  
此臣二當退也河平以來臣久病連年數出在外曠職  
素餐此臣三當退也陛下以皇太后故不忍誅廢臣猶  
自知當遠流放又重自念兄弟宗族所蒙不測當殺身  
靡骨死輦轂下師古曰靡碎也音武皮反不當以無益之故有離寢  
門之心誠歲餘以來所苦加侵日月益甚不勝大願願

乞骸骨歸自治養冀賴陛下神靈策埋髮齒其月之間  
幸得瘳愈復望帷幄不然必真滿瘳臣以非材見私天  
下知臣受恩深也以病得全骸骨歸天下知臣被恩見  
哀重巍巍也進退於國為厚萬無纖介之議師古曰論  
者不云疏  
斥外唯陛下哀憐其辭指其哀太后聞之為垂涕不御  
食上少而親倚鳳弗忍廢廼報鳳曰朕秉事不明政事  
多闕故天變婁臻咸在朕躬將軍廼深引過自予欲乞  
骸骨而退則朕將何嚮焉書不云乎公母困我師古曰  
周書洛  
詰載成王告周公辭也言公必務專精神安心自持期  
須留京師母得遠去而令我困務於承瘳稱朕意焉於是鳳起視事上使尚書劾奏章知

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欲令在朝阿附諸侯  
又知張美人體御至尊而妄稱引羌胡殺子蕩腸非所  
宜言遂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以為比上夷狄欲絕  
繼嗣之端背畔天子私為定陶王章死獄中妻子徙合  
浦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  
師古曰言為其家寮屬者皆得大官又以侍中太僕  
三公而五侯羣弟爭為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後庭  
姬妾各數十人僮奴以千百數羅鐘磬舞鄭女作倡優  
狗馬馳逐大治第室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廊閣道連屬  
彌望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唱最怒壞決高都連竟

外杜服虔曰壞決高都水入長安高都水在長安西也  
孟康曰杜鄠二縣之間田畝一金言其境自長安  
至杜陵也本高曰長安有高都水杜里既壞決高都作  
殿復內及外杜里師古曰成都侯商自擅穿帝城引水  
耳曲陽無此事又雖大作第宅不得土山漸臺西白虎  
從長安至杜陵也按李說為近是師古曰皆放效天子之制也其奢僭如此然皆通敏人事好士養賢  
傾財施予以相高尚鳳輔政凡十一歲陽朔三年秋鳳  
病天子數自臨問親執其手涕泣曰將軍病如有不可  
言平阿侯譚次將軍矣師古曰不可言謂鳳頓首泣曰  
譚等雖與臣至親行皆奢僭無以率導百姓不如御史  
大夫音謹敕臣敢以死保之及鳳且死上疏謝上復固  
薦音自代言譚等五人必不可用天子然之初譚倨不

嘉靖八年刊

前漢書卷八

卷八

八

肯事鳳而音敬鳳甲恭如子故薦之鳳堯天子臨帛贈  
寵送以輕車介士軍陳自長安至渭陵謚曰敬成侯子  
襄嗣侯為衛尉御史大夫音竟代鳳為大司馬車騎將  
軍而平阿侯譚位特進領城門兵谷朮說譚令讓不受  
城門職由是與音不平語在永傳音既以從舅越親用  
事小心親職歲餘上下詔曰車騎將軍音宿衛忠正勤  
勞國家前為御史大夫以外親宜典兵而入為將軍不  
獲宰相之封朕甚慊焉其封音為安陽侯食邑與五侯  
等俱三千戶初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使上借明光宮  
師古曰黃圖云明光宮在城內近作宮也後又穿長安城引以灃水注第中

大陂以行船立羽蓋張周帷輯灃越歌師古曰輯與楫同灃與權同皆所以行船也今吳越之人呼為橈音饒越歌為越之短上幸  
商第見穿城引水意恨內銜之未言後微行出過曲陽  
侯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似類白虎殿師古曰黃圖於云在未央宮於  
是上怒以讓車騎將軍音商根兄弟欲自黥剗謝太后  
上聞之大怒使尚書責問司隸校尉京兆尹知成都  
侯商擅穿帝城決引灃水曲陽侯根驂奢僭上赤墀青  
瑣孟康曰以青畫戶邊樓中天子制也如亭曰門楣格再重如人衣領再重裏者青名曰青瑣天子門制也  
師古曰孟說是青瑣者刻紅陽侯立父子臧匿姦猾亡  
為連瑣文而以青塗之也

嘉靖八年刊  
命賓客為羣盜司隸京兆皆阿縱不舉奏正法二人頓  
易

首省戶下又賜車騎將軍音策書曰外家何其樂禍敗

師古曰言此罪過並身自為之而欲自黥劓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

之心以危亂國外家宗族彊上一身寔弱日久今將一

施之師古曰行刑罰君其召諸侯令待府舍師古曰令待詔命

是日詔尚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事車騎將軍音

籍稟請罪師古曰自坐稟商立根皆首斧質謝上不忍

誅然後得已久之平阿侯譚薨謚曰安侯子仁嗣侯太

后憐弟曼蚤死獨不封曼寡婦渠供養東宮子莽幼孤

不及等比師古曰此音必寐反常以為語平阿侯譚成都侯商及

在位多稱莽者久之上復下詔追封曼為新都哀侯而

子莽嗣爵為新都侯後又封太后姊子淳于長為定陵

侯王氏親屬侯者凡十人上悔廢平阿侯譚不輔政而

薨也廼復進成都侯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

吏如將軍杜鄴說車騎將軍音今親附商語在鄴傳王

氏爵位曰盛唯音為修整數諫正有忠節輔政八年薨

弔贈如大將軍謚曰敬侯子舜嗣侯為太僕侍中特進

成都侯商代音為大司馬衛將軍而紅陽侯立位特進

領城門兵商輔政四歲病乞骸骨天子聞之更以為大

將軍益封二千戶賜錢百萬兩薨弔贈如大將軍故事

謚曰景成侯子況嗣侯紅陽侯立次當輔政有罪過語

在孫寶傳上廼廢立而用光祿勳曲陽侯根為大司馬  
票騎將軍歲餘益封千七百戶高平侯逢時無材能名  
稱是歲薨謚曰戴侯子買之嗣侯綏和元年止即位二  
十餘年無繼嗣而定陶共王已薨子嗣立為王王祖母  
定陶傅太后重賂遺票騎將軍根為王求漢嗣根為言  
上亦欲立之遂徵定陶王為太子時根輔政五歲矣乞  
骸骨上廼益封根五千戶賜安車駟馬黃金五百斤罷  
就第先是定陵侯淳于長以外屬能謀議為衛尉侍中  
在輔政之次是歲新都侯莽告長伏罪與紅陽侯立相  
連師古曰伏罪謂舊罪陰伏未發者也長下獄死立就國詔在長傳故曲

陽侯根薦莽以自代上亦以為莽有忠節遂擢莽從侍  
中騎都尉光祿大夫為大司馬歲餘成帝崩哀帝即位  
太后詔莽就第避帝外家哀帝初優莽不聽莽上書固  
乞骸骨而退上廼下詔曰曲陽侯根前在位建社稷策  
侍中太僕安陽侯舜往時護太子家導朕忠誠專壹有  
舊恩新都侯莽憂勞國家執義堅固庶幾與為治太皇  
太后詔休就第朕甚閔焉其益封根二千戶舜五百戶  
莽三百五十戶以莽為特進朝朔望又還紅陽侯立京  
師哀帝少而聞知王氏驕盛心不能善以初立故優之  
後月餘司隸校尉解光奏曲陽侯根宗重身尊三世據

權五將秉政天下輻湊自效師古曰效獻也獻其款誠根行貪邪臧

累鉅萬縱橫恣意大治室第第中起土山立兩市殿上

赤墀戶青瑣遊觀射獵使奴從者被甲持弓弩陳為步

兵止宿離宮水衡共張師古曰共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發民治道百

姓苦其役內懷姦邪欲筦朝政師古曰筦與管同推親近吏主

簿張業以為尚書蔽上壅下內塞王路外交藩臣驕奢

僭上壞亂制度案根骨肉至親社稷大臣師古曰至親謂於成帝為

舅先帝棄天下根不悲哀思慕山陵木成公聘取故掖

庭女樂五官殷嚴王飛君等如淳曰五官官名也外置戚傳曰五官視三百石

酒歌舞捐志先帝厚恩背臣子義及根兄子成都侯況

幸得以外親繼父為列侯侍中不恩報厚恩亦聘取故

掖庭貴人以為妻皆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於是天子

曰先帝遇根况父子至厚也今廼背忘恩義以根嘗建

社稷之策師古曰謂立哀帝為嗣也遣就國免况為庶人歸故郡根

及况父商所薦舉為官者皆罷後一歲傳太后帝母丁

姬皆稱尊號有司奏新都侯莽前為大司馬貶抑尊號

之議虧損孝道及平阿侯仁臧匿趙昭儀親屬皆就國

天下多冤王氏諫大夫楊宣上封事言孝成皇帝深惟

宗廟之重稱述陛下至德以承天序聖策深遠恩德至

厚惟念先帝之意豈不欲以陛下自代奉承東宮哉師古

嘉靖八年刊

日言供養太后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數更憂傷師古曰更經救也音工爾反今親屬引領以避丁傅師古曰引領自引領也行道之人為之隕涕况於陛下時登高遠望獨不慙於延陵乎哀帝深感其言復封商中子邑為成都侯元壽元年日蝕賢良對策多訟新都侯莽者上於是徵莽及平阿侯仁還京師侍太后曲陽侯根薨國除明年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后以莽為大司馬與共徵立中山王奉哀帝後是為平帝帝九歲常年被疾太后臨朝委政於莽莽顯威福紅陽矣立莽諸父平阿侯仁素剛直莽內憚之令大臣以罪過奏遣立仁就國莽日誑耀太后言輔政致太平羣

臣奏請尊莽為安漢公後遂遣使者迫守立仁令自殺賜立謚曰荒侯子柱嗣仁謚曰刺侯子術嗣是歲元始三年也明年莽風羣臣奏立莽女為皇后師古曰風又讀曰諷又奏尊莽為宰衡莽母及兩子皆封為列侯語在莽傳莽既外壹羣臣令稱已功德又內媚事旁側長御以下賂遺以千萬數白尊太后姊妹君俠為廣恩君君力為廣惠君君弟為廣施君皆食湯沐邑日夜共譽莽莽又知太后婦人厭居深宮中莽欲虞樂以市其權張晏曰以易其權若市買之也也師古曰此虞與也延今太后四時車駕巡狩四郊師古曰此郊與也存見孤寡貞婦春幸蘭館師古曰蘭館與也

嘉靖八年刊

疏云上林苑有兩率皇后列侯夫人桑道霸水而祓除

觀蓋蓋之所謂也也夏邊御宿鄂杜之間師古曰宿

之御宿秋歷東館望昆明集黃山宮又饗飲飛羽師古曰

山宮在槐里羽在校獵上蘭師古曰上蘭觀登長

未央宮中羽字或作臨涇水而覽焉太后所至屬縣輒施恩

平館師古曰在臨涇水而覽焉太后所至屬縣輒施恩

惠賜民錢帛牛酒歲以為常太后從容言曰師古曰從

我始入太子家時見於丙殿至今五六十歲尚頗識之

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莽因曰太子宫幸近可壹往遊觀不足以

為勞於是太后幸太子宫甚說太后旁弄兒病在外舍

平帝崩無子莽為假宣帝玄孫選最少者廣戚族子劉嬰

年二歲託以上相為最吉廼風公卿奏請立嬰為孺子

師古曰風今案師古曰安漢公莽踐祚居攝如周公傳成王

故事太后不以為可力不能禁於是莽遂為攝皇帝改

元稱制焉俄而示室安眾侯劉崇及東郡太守翟義等

惡之更舉兵欲誅莽師古曰太后聞之曰人心不相

遠也師古曰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是自危不可其

後莽遂以符命自立為真皇帝先奉諸符瑞以白太后

太后大驚初漢高祖入咸陽至霸上秦王子嬰降於軹

道奉上始皇璽及高祖誅項藉即天子位因御服其璽

嘉靖八年刊





言太皇太后當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服履曰制也葬廼下詔曰予視羣公咸曰休哉師古曰視讀其文字非刻非畫厥性自然予伏念皇天命予為子更命太皇太后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協于新室故交代之際信于漢氏哀帝之代世傳行詔籌為西王母共具之祥師古曰共當為庶代為母昭然著明予祇畏天命敢不欽承謹以令月七日親率羣公諸侯卿士奉上皇太后璽紱以當順天心光于四海焉師古曰此紱也太后聽許恭於是鳩殺王誅諫而封張永為真符子初恭為安漢公時又諂太后奏尋元帝廟為高宗太后晏駕後當以禮

配食云及恭改號太后為新室文母絕之於漢不令得體元帝墮壞孝元廟更為文母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為文母孟康曰纂音撰既成名曰長壽宮以太后在故未謂之廟恭以太后好出遊觀廼車駕置酒長壽宮請太后既至見孝元廟廢徹塗地太后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師古曰與何罪於汝無所干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為如令有知我廼人之妃妾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私謂左右曰此人媢神多矣能以得祐乎飲酒不樂而罷自恭篡位後知太后怨恨求所以媚太后無不為然愈不說

莽更漢家黑貂著黃貂孟康曰侍中所著貂也莽又改漢正朔伏臘日太后令其官屬黑貂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酒食太后年八十四建國五年二月癸丑崩三月乙酉合葬渭陵莽詔大夫楊雄作誅曰太陰之精沙麓之靈作合於漢配元生成著其協於元城沙麓太陰精者謂夢月也太后崩後十年漢兵誅莽初紅陽侯立就國南陽與諸劉結恩立少子丹為中山太守世祖初起丹降為將軍戰死上閔之封丹子泓為武桓侯至今師古曰泓音於宏反司徒掾班彪曰三代以來春秋所記王公國君與其失

世稀不以女寵漢興后妃之家呂霍上官幾危國者數矣師古曰幾音巨依反數音所角反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為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羣弟世權更持國柄師古曰更音工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卷卷猶握一璽師古曰卷音其圓反解在劉向傳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悲夫

漢書卷之八十八 卷之八十八 卷之八十八

后傳第六十八

王莽傳第六十九上

前漢書九十九上

王莽字巨君孝元皇后之弟子也元后父及兄弟皆以

元成世封侯居位輔政家凡九侯五大司馬語在元后

傳師古曰外戚傳言十侯此唯莽父曼蚤死不侯莽群

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因貴盛之時以輿馬

聲色佚游相高莽獨孤貧因折節為恭儉受禮經師事

沛郡陳參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師古曰被事母及寡

嫂養孤兄十行甚敕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

意陽朔中世父大將軍鳳病師古曰謂伯父也以莽侍

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

及帝拜為黃門郎遷射聲校尉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  
書願分戶已以封莽及長樂少府戴崇侍中金涉胡騎  
校尉箕闕上谷都尉陽並中郎陳湯皆當世名士咸為  
莽言上由是賢莽末始元年封莽為新都侯國南陽新  
野之都鄉十五百戶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  
敕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家無所  
餘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衆故在位更推薦之  
游者為之談說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敢為激發之行  
處之不慙師古曰激急動也慙愧也莽兄永為諸曹  
丞死有子光莽使學博士門下莽休沐出振車騎師古

整也一曰奉羊酒勞遺其師恩施下竟同學師古曰竟  
振張起也諸生縱觀長老歎息光年小於莽子宇莽使同口內婦  
賓客滿堂須臾一人言太夫人苦其痛當飲其藥比客  
罷者數起焉師古曰比音必寐嘗私買侍婢昆弟或頗  
聞知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師古曰朱博莽聞此兒種  
宜子師古曰此兒為買之即日以婢奉子元其匿情求  
名如此是時太后姊子淳于長以材能為九卿先進在  
莽右師古曰名位居莽陰求其罪過因大司馬曲陽侯  
根白之長伏誅莽以獲忠直語在長傳根因乞骸骨薦  
莽自代上遂擢為大司馬是歲綏和元年也年三十八

嘉靖九年刊

矣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師古曰莽音根四  
之諸父也欲令名譽過前人遂克已不倦聘諸賢良以為掾  
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為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  
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為僮使  
問知其夫人皆驚輔政歲餘成帝崩哀帝即位尊皇太  
后為太皇太后太后詔莽就第避帝外家莽上疏乞骸  
骨哀帝遣尚書令詔莽曰先帝委政於君而棄群臣朕  
得奉宗廟誠吉如與君同心合意今君移病求退師古曰  
病也一曰以以著朕之不能奉順先帝之意朕甚悲傷  
病而移居也焉已詔尚書待君奏事又遣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

將軍師丹衛尉傅喜曰太后曰皇帝聞太后詔甚悲大  
司馬即不起皇帝即不敢聽政太后復令莽視事時哀  
帝祖母定陶傅太后母丁姬在高昌侯董宏上書言春  
秋之義母以子貴丁姬宜上尊號莽與師丹共劾宏諤  
朝不道語在冊傳後日未央宮置酒內者令為傅太后  
張幄坐於太皇太后坐旁師古曰莽案行責內者  
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與至尊坐並竝徹去更設坐傅  
太后聞之大怒不肯會重怨恚莽師古曰會謂至置酒  
莽復乞骸骨哀帝賜莽黃金五百斤安車駟馬罷就第  
公卿大夫多稱之者上乃加恩寵置使家中黃門蘇林

嘉靖九年刊

黃門在其家十日一賜餐不詔曰新都侯莽憂勞國家

執義堅固朕庶幾與為治大皇太后詔莽就第朕甚閔

焉其以黃郵聚戶二百五十益封莽服虔曰黃郵在

特進給事中朝朔望見禮如三公禮也見音胡電反車

駕乘綠車從師古曰綠車皇孫之行令莽乘之以從所以寵也後二歲傳

太后丁姬皆稱尊號丞相朱博奏莽前不廣尊尊之義

抑貶尊號虧損孝道當伏顯戮幸蒙赦令不宜有爵土

請免為庶人上曰以莽與大皇太后有屬勿免遣就國

莽杜門自守其中子獲殺奴師古曰獲者莽子之名也本有作護字者流俗

耳所改莽切責獲今自殺在國三歲吏民上書寃訟莽者

以百數師古曰言其合管元壽元年日食賢良周護宋

崇等對策深訟莽功德上於是徵莽始莽就國南陽太

守以莽貴重選門下掾宛孔休守新都相師古曰姓孔

休謁見莽莽盡禮自納休亦聞其名與相答後莽疾休

侯之莽緣恩意進其玉具寶劍欲以為好休不肯受莽

因曰誠見君面有瘕師古曰瘕創瘕也瘕音下恩反美玉可以滅瘕欲

獻其瑑耳即解其瑑師古曰瑑音衛蘇林曰劍鼻也師

為者誅也師古曰瑑音自休復辭讓莽曰君嫌其賈邪師古曰

賈言其所遂椎碎之師古曰椎音直自憂以進休休乃

受及莽欲去欲見休休稱疾不見莽還京師歲餘哀帝

嘉靖九年刊

崩無子而傳太后丁太后皆先薨太皇太后即日駕之  
未央宮收取重寶遺使者馳召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  
百官奏事中黃門期門兵皆屬莽莽白大司馬高安侯  
董賢年少不合衆心收印綬賢即日自殺太后詔公卿  
舉可大司馬者大司徒孔光大司空彭宣舉莽前將軍  
何武後將軍公孫祿互相舉太后拜莽為大司馬與議  
立嗣安陽侯王舜莽之從弟其人修飭太后所信愛也  
莽白以舜為車騎將軍使迎中山王奉成帝後是為孝  
平皇帝帝年九歲太后臨朝稱制委政於莽莽白趙氏  
前害皇子傅氏驕僭遂廢孝成趙皇后孝哀傳皇后皆

令自殺語在外戚傳莽以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  
后所敬天下信之於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婿甄邯為侍  
中奉車都尉諸哀帝外戚及大臣居位素所不說者莽  
皆傳致其罪師古曰傳讀曰附附益而引致之今入罪為請奏令邯持與光  
光素畏慎不敢不上之莽白太后輒可其奏於是前將  
軍何武後將軍公孫祿坐互相舉免丁傅及董賢親屬  
皆免官爵徙遠方紅陽侯立太后親弟雖不居位莽以  
諸父內敬憚之畏立從容言太后令已不得肆意乃復  
令光奏立舊惡前知定陵侯淳于長犯大逆罪多受其  
賂為言誤朝師古曰妄稱書後白以官婢楊寄私子為



皇子衆言曰呂氏少帝復出紛紛為天下所疑難以示  
 來世成繼祿之功請遣立就國太后不聽莽曰今漢家  
 衰比世無嗣師古曰比類也太后獨代幼主統政誠可畏懼力  
 用公正先天下尚恐不從師古曰力勉力今以私恩逆大臣議  
 如此群下傾邪亂從此起宜可且遣就國安後復徵召  
 之師古曰猶徐也安太后不得已遣立就國莽之所以脅持上  
 下皆此類也於是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王舜王邑  
 為腹心甄豐甄邯主擊幽平晏領機事劉歆典文章孫  
 建為爪牙豐子尋歆子棻師古曰棻或作搯字音扶云反涿郡崔發南  
 陽陳崇皆以材能幸於莽莽色厲而言方師古曰外示

傲為方直之言欲有所為微見風采師古曰音胡電反見黨與承其指意  
 而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讓焉上以惑太后下用示  
 信於衆庶始風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師古曰風讀  
 元始元年正月莽白太后下詔以白雉薦宗廟群臣因  
 奏言太后委任大司馬莽定策安宗廟故大司馬霍光  
 有安宗廟之功益封三萬戶疇其爵邑比蕭相國莽宜  
 如光故事太后召問公卿曰誠以大司馬有大功當著  
 之邪師古曰著明也將以骨肉故欲異之也於是群臣乃盛陳  
 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千載同符聖王之法臣有大  
 功則生有美號故周公及身在而託號於周莽有定國

安漢家之大功宜賜號曰安漢公益戶疇爵邑上應古  
制下準行事以順天心太后詔尚書具其事莽上書言  
臣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定策今願獨條光等功賞  
復直臣莽勿隨輩列甄邯白太后下詔曰無偏無黨王  
道蕩蕩師古曰尚書洪範之言也屬有親者義不得阿  
君有安宗廟之功不可以骨肉故蔽隱不揚君其勿辭  
莽復上書讓太后詔謁者引莽待殿東廂莽稱疾不肯  
入太后使尚書令恂詔之曰君以選故而辭以疾師古選  
善也國家欲褒其善加號疇邑乃以疾辭君任重不可闕以時亟起莽遂固  
辭太后復使長信太僕閔承制召莽莽固稱疾左右曰

太后宜勿奪分意但條孔光坐莽乃肯起太后下詔曰  
太傅博山侯九宿衛四世世世太傅相忠孝仁篤行義顯  
著建議定策益封萬戶以光太師與四輔之政師古與  
讀曰車騎將軍安陽侯舜積仁孝使迎中山王折衝  
萬里功德茂者益封萬戶以舜為太保左將軍光祿勳  
豐宿衛二世忠信仁篤使迎中山王輔導共養以安宗  
廟師古曰共音居用封豐為廣陽侯食邑五千戶以豐  
為少傅皆授四輔之職疇其爵邑各賜第一區侍中奉  
車都尉邯宿衛勤勞建議定策封邯為承陽侯食邑二  
千四百戶師古曰音蒸四人既受賞莽尚未起群臣復上言

嘉靖九年刊  
宗

莽雖克讓朝所宜章以時加賞明重元功無使百僚元  
元失望太后乃下詔曰大司馬新都侯莽三世為三公  
典周公之職建萬世策功德為忠臣宗化流海內遠人  
慕義越裳氏重譯獻白雉其以召陵新息二縣戶二萬  
八千益封莽復其後嗣疇其爵邑師古曰復音方日反封功如蕭  
相國以莽為太傅幹四輔之事號曰安漢公以故蕭相  
國甲第為安漢公第定著於令傳之無窮於是莽為惶  
恐不得已而起受策策曰漢危無嗣而公定之四輔之  
職三公之任而公幹之群僚眾位而公宰之功德茂著  
宗廟以安蓋白雉之瑞周成象焉師古曰言莽致白雉之瑞有周公相成王

之故賜嘉號曰安漢公師古曰致太平母  
違朕意莽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疇爵邑事云願  
須百姓家給然後加賞師古曰給足也公復爭太后  
詔曰公自期百姓家給足以聽之其令八奉舍人賞賜  
皆倍故師古曰奉所食之奉也舍人私奉吏負也百姓  
家給人足大司徒大司空以聞莽復讓不受而建言宜  
立諸侯王後及高祖以來功臣子孫大者封侯或賜爵  
關內侯食邑然後及諸在位各有第序上尊宗廟增加  
禮樂下惠士民鰥寡恩澤之政無所不施語在平紀莽  
既說眾意師古曰說讀曰悅又欲專斷知太后欲政乃風公卿

奏言往者吏以功次遷至二千石及州部所舉茂林異  
等吏率多不稱宜皆見安漢公又太后不宜親省小事  
令太后下詔曰皇帝幼年朕且統政師古曰比至平  
帝加元服以來太后且今衆事煩碎朕春秋高精氣不  
堪殆非所以安躬體而育養皇帝者也故選忠賢立四  
輔群下勸職永以康寧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  
而不與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巍巍高貌也言  
親其事也自今以來惟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四輔  
與讀曰預平決州牧二千石及茂材吏初除奏事者輒引入至近  
署對安漢公考故官問新職以知其稱否於是莽人人

延問致密恩意厚加贈送其不合指顯奏免之權與人

主侔矣莽欲以虛名說太后師古曰說白言親承前孝

哀丁傳奢侈之後百姓未贍者多太后宜且衣繒練頗

損膳以視天下師古曰繒練謂帛莽因上書願出錢自

萬獻田三十頃付大司農助給貧民於是公卿皆慕效

焉莽帥群臣奏言陛下春秋尊久衣重練減御膳誠非

所以輔精氣育皇帝安宗廟也臣莽數叩頭省戶下白

軍未見許今幸賴陛下德澤閒者風雨時甘露降神芝

生蓂莢朱草嘉禾休徵同時竝至臣莽等不勝大願願

陛下愛精休神闕略思慮遵帝王之常服復太官之法

膳使臣子各得盡驩心備共養唯哀省察莽又令太后下詔曰蓋聞母后之義思不出乎門闕師古曰闕門闕也音域國

不蒙佑皇帝年在繼祿未任親政戰戰兢兢懼於宗廟

之不安國家之大綱微朕孰當統之是以孔子見南子

周公居攝蓋權時也師古曰南子衛靈公夫人孔子勤欲說靈公以治道故見南子也

身極思憂勞未紓故國奢則視之以儉矯枉者過其正

而朕不身帥將謂天下何夙夜夢想五穀豐孰百姓家

給比皇帝加元服委政而授焉今誠未皇于輕靡而備

味師古曰皇服也靡細也庶幾與百僚有成其勗之哉每有水旱

莽輒素食左右以白太后遣使者詔莽曰聞公菜食憂

民深矣今秋幸孰公勤於職以時食肉愛身為國莽念

中國已平唯四夷未有異乃遣使者齎黃金幣帛重賂

匈奴單于使上書言聞中國譏二名故名囊知才斯今

更名知慕從聖制又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入侍所以

誑耀媚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方故萬端莽既尊重欲

以女配帝為皇后以固其權奏言皇帝即位三年長秋

宮未建液廷尉滕未充師古曰液與液同音通用乃者國家之難本

從亡嗣配取不正請考論五經定取禮師古曰取皆讀曰娶正十

二女之義以廣繼嗣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

在長安者適子女事下有司上衆女名王氏女多在選

中者莽恐其與已女爭即上言身亡德子材下不宜與  
眾女並采太后以為至誠乃下詔曰王氏女朕之外家  
其勿采庶民諸生郎吏以上守闕上書者日千餘人公  
卿大夫或詣廷中或伏省戶下咸言明詔聖德巍巍如  
彼安漢公盛勲堂堂若此今當之后獨奈何廢公女天  
下安所歸命願得公女為天下母莽遣長史以下分部  
曉止公卿及諸生師古曰分音扶問反而上書者愈甚太后不得  
已聽公卿采莽女莽復自白宜博選眾女公卿爭曰不  
宜采諸女以貳正統師古曰言皇后之位當在莽女也莽白願見女太  
后遣長樂少府宗正尚書令納采見女還奏言公女漸

德化有窈窕之容

師古曰窈窕幽閑也

宜承天序奉祭祀有詔

遣大司徒大司空策告

宗廟雜加上筮皆曰兆遇金水

王相卦遇父母得位

孟康曰金水相生也張曼曰金王

相也遇父母謂泰卦乾下坤

上天下於地是配且之卦師古曰王音于放反

所謂康強之上逢吉之符也信

鄉侯終上言

師古曰王音于放反

子侯表清河綱三子豹始封新

謂此也而此傳作信鄉新信同音故耳終音徒冬反

春秋天子將娶於紀則

褒紀子稱侯

師古曰解表也

安漢公國不稱古制師古曰稱

副也音尺孕反其下亦同事下有司

皆曰古者天子封后父百里尊

而不臣以重宗廟孝之至也終言應禮可許請以新野

田二萬五千六百頃益封莽滿白里莽謝曰臣莽子女

誠不足以配至尊復聽眾議益封臣莽伏自惟念得託  
 肺腑獲爵士知使子女誠能奉稱聖德臣莽國已足以  
 共朝百師古曰共不須復加益地之寵願歸所益太后  
 許之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為錢二萬萬莽  
 深辭讓受四千萬而以其三千三百萬予十一媵家群  
 臣復言今皇后受聘踰群妾二幾師古曰二幾不多也  
 反其下並同有詔復益二千三百萬合為三千萬莽復以其  
 千萬分予九族貧者陳崇時為大司徒司直與張敞孫  
 竦相善竦者博通士為崇草奏稱莽功德師古曰草謂  
 崇奏之曰竊見安漢公自初東脩師古曰東脩謂值世

俗隆奢麗之時蒙兩宮厚骨肉之師古曰兩宮被諸  
 父赫赫之光師古曰被財饒執足亡所悟意  
 能逆其意也音皮義反折節行仁克心復禮拂世矯俗確然  
 特立師古曰拂違也惡衣惡食陋車駑馬妃匹無二閨  
 門之內孝友之德眾莫不聞清靜樂道温良下士師古  
 音朝嫁反惠于故舊篤于師友孔子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  
 禮公之謂矣及為侍中故定陵侯淳于長有大逆罪公  
 不敢私建白誅討師古曰首周公誅管蔡季子鳩叔牙  
 公之謂矣是以孝成皇帝命公大司馬委以國統老哀  
 即位高昌侯董宏希指求美造作二統師古曰太后也

公手劾之以定大綱建白定陶太后不宜在乘輿幄坐

師古曰坐音才卧反以明國體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

寡不畏強圉師古曰大雅丞民之詩美仲山甫公之謂

矣深執謙退推誠讓位定陶太后欲之僭號憚彼面刺

幄坐之義佞惑之雄朱博之疇懲此長宏手劾之事上

下壹心讒賊交亂詭辟制度遂成篡號師古曰詭違也辟讀曰僻斥

逐仁賢誅殘戚屬而公被胥原之訴遠去就國胥原子

遂如髮師古曰弛解也音式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賴

賢人奔亡矣天下邦國盡困病也賴與粹同音才醉反

公之謂矣當此之時宮亡儲主董賢據重加以傅氏有

女之援師古曰謂哀帝傳皇后皆自知得罪天下結讎中山張晏曰傅

太后諸中山馮太后必同憂斷金相翼師古曰引易

利斷金藉假遺詔頻用賞誅先除所憚急引所附遂誣

徃寃更徵遠屬事執張見其不難矣師古曰言哀帝既

及其黨親當此之時公運獨見之明奮亡前之威師古

振揚武怒孟康曰唐書曰衛尉

乘其未堅厭其未發師古曰震起機動敵人摧

折雖有責育不及持刺師古曰責責責責責責雖有

嘉靖九年刊



禱里不及回知師古曰禱里子名疾秦惠王之雖有鬼

谷不及造次師古曰造次秦相時人號曰造次是故董賢喪其竟鬼遂

自絞殺人不還踵師古曰還踵曰不不移晷師古曰還晷曰霍然四

除更為寧朝非陛下莫引立公非公莫克此禍詩云惟

師尚父時惟鷹揚亮彼武王師古曰大雅大明之詩也

太公武毅若鷹之飛師古曰武毅若鷹之飛孔子曰敏則有功公之謂矣於

是公乃白內故泗水阻豐師古曰豐令邾師古曰邾與大

司徒光車騎將軍舜建定社稷奉節東迎皆以功德受

封益土為國名臣書曰知人則哲師古曰哲智也公

之謂也公卿咸歎公德同盛公勲皆以周公為比宜賜

號安漢公益封二縣公皆不受傳曰申包胥不受存楚

之報晏平仲不受輔齊之封師古曰申包胥楚大夫也

胥如秦乞師秦出師以救楚昭王反國欲賞包胥辭曰

吾為君也非為身也遂不受晏平仲齊大夫晏嬰也以

道佐齊景公景公欲封之讓而不受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公之

謂也將為皇帝定立死后有司上名公文為首公深辭

讓追不得已然後受詔父子之親天性自然欲其榮貴

甚於為身皇后之尊師古曰皇后於天子當時之會千載希有然

而公惟國家之統揖大福之恩師古曰揖謂事事謙退

動而固辭言曰舜讓十德不嗣師古曰虞書舜典之辭言

帝堯之公之謂矣自公受策以至於今奮奮翼翼日新

其德增修雅素以命下國後儉隆約以矯世俗師古曰後退也

喬正也後音千割財損家以帥群下彌躬執平以逮公

卿師古曰彌教子尊學以隆國化僮奴衣布馬不秣穀

食飲之用不過凡庶詩云温温恭人如集于木師古曰小雅小

死之詩温温柔貌也孔子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公之

謂矣克身自約糴食逮給師古曰纒得粗物物印市日

關亡儲師古曰物物印市言其衣食所須皆買之於市

日即盡不蓄積也印音又上書歸孝哀皇帝所益封邑

入金錢獻田殫盡舊業為衆倡始於是小大鄉和承風

從化師古曰鄉外則王公列侯內則帷幄侍御翕然同

時各竭所有或入金錢或獻田畝以振貧窮收贍不足

者昔令尹子文朝不及夕魯公儀子不茹園葵張晏曰

文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仕而逃祿朝不及夕也師

古曰子文楚令尹闞穀於苑也公儀子魯國相公儀休

也後其園葵不奪園夫之公之謂矣開門延士下及白

屋師古曰白屋謂庶人婁省朝政師古曰婁綜管衆治

親見牧守以下考迹雅素審知白里詩云夙夜匪解以

事一人易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厲公之謂矣比三世為

三公再奉送大行師古曰秉冢宰職填安國家師古曰

反四海輻湊靡不得所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

公之謂矣此皆上世之所鮮禹稷之所難而公包其終

始一以貫之可謂備矣是以三年之間化行如神嘉瑞  
疊累豈非陛下知人之效得賢之致哉故非獨君之受

命也臣之生亦不虛矣是以伯禹錫玄圭周公受郊祀

師古曰尚書禹貢云禹錫玄圭告厥成功言賞治水功成也禮記明堂位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

天下七年乃致政於成王成王以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

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旂十有蓋

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蓋

以達天之使不敢擅天之功也師古曰言天降賢材以王者王者當申達其

用而不揆公德行爲天下紀觀公功勳爲萬世基基成

而賞不配紀立而褒不副配對也誠非所以厚國家順

天心也高皇帝褒賞元功相國蕭何邑戶既倍又蒙殊

禮奏事不名入殿不趨封其親屬十有餘人樂善無厭

班賞亡遴師古曰遴與公同苟有一策即必爵之是故公孫戎

位在充郎孟康曰公孫戎選豨旄頭壹明樊噲封二千戶孟康曰公孫戎

時爲旄頭郎晉灼曰楚漢春秋上東園項羽聞樊噲反旄頭公孫戎明之卒不反封戎二千戶師古曰此公孫戎耳非戎奴也戎奴自武帝

時人孟說誤矣豨讀與田同孝文皇帝褒賞絳侯益封萬戶賜黃金五千斤

孝武皇帝卹錄軍功裂三萬戶以封衛青青子三人或在繒祿皆爲通侯

孝宣皇帝顯著霍光增戶命疇封者三人延及兄孫夫絳侯即因漢藩

之固杖朱虛之鯁依諸將之遞據相扶之執其事雖醜要不能遂師古曰遞繞也謂相圍繞也言絳侯之時漢家外有藩屏盤石之固內有朱虛骨鯁之強

諸將居心謂統扶翼呂氏之黨雖欲作亂心懷霍光即

席常任之重乘大勝之威未嘗遭時不行謂假離朝服

日言光未嘗謂假不遇而離去朝也莽嘗退就國是陷

假也師古曰假升也陷假者被陷害而去所升之位也

朝之執事亡非同類割斷歷久統政曠世雖曰有功所

因亦易然猶有計策不審過徵之累師古曰光誤徵邑王不得其人也

累音力及至青戎標末之功服虔曰標音刀末之標謂

遙反一言之勞然猶皆蒙丘山之賞課功絳霍造之與

因也比於青戎地之與天也而公又有宰治之効乃當

上與伯禹周公等盛齊隆兼其褒賞豈特與若云者同

日而論哉師古曰若云謂若向然曾不得蒙青等之厚

臣誠惑之臣聞功亡原者賞不限德亡首者褒不檢師

日無原謂不可測其本原也無是故成王之於周公也

度百里之限師古曰度亦踰越也越九錫之檢開七百里之宇

見前兼商奄之民師古曰商名賜以附庸殷民六族

日謂條氏徐氏蕭氏索大路大旂師古曰解封父之繁

氏長勺氏尾勺氏也

弱夏后之璜師古曰璜名也半璧曰璜父讀曰甫祝宗卜史

師古曰太祝太宗備物典策師古曰既備物而加之

也謂官司彝器師古曰官司百官也彝器常用之器也

言器有所法白牡之牲師古曰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

象之貌耳

郊望之禮師古曰望山川而祭之也王曰叔父建爾元

嘉靖癸卯刊

子俾師古曰魯頌閔宮之詩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子父

俱延拜而受之師古曰謂周公拜後可謂不檢亡原者矣非

特止此六子皆封師古曰周公六子詩曰亡言不讎亡德

不報師古曰大雅抑之詩也讎用也有善言則用報當

知之不如非報也服虔曰報賞當如其近觀行事高祖

之約非劉氏不王然而畚君得王長沙下詔稱忠定著

於今師古曰謂吳芮也解明有大信不拘於制也春秋

晉悼公用魏絳之策諸夏服從鄭伯獻樂悼公於是以

半賜之絳深辭讓晉侯曰微子寡人不能濟河夫賞國

之典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有金石之樂春秋

善之取其臣竭忠以辭功君知臣以遂賞也今陛下既

知公有周公功德不行成王之褒賞遂聽公之固辭不

顧春秋之明義則民臣何稱萬世何述誠非所以為國

也臣愚以為宜恢公國令如周公恢大也建立公子令

如伯禽所賜之品亦皆如之諸子之封皆如六子即群

下較然輸忠黎庶昭然感德臣誠輸忠民誠感德則於

王事何有唯陛下深惟祖宗之重敬畏上天之戒儀形

虞周之盛敕盡伯禽之賜無遠周公之報也遠與夫同

令天法有設後世有祖師古曰祖始也天下幸甚太后

以視群公師古曰視群公方議其事會呂覽事起初莽

嘉靖九年刊

通鑑卷之六

十七

臣

欲擅權白太后前哀帝立皆恩義自貴外家丁傳撓亂  
國家幾危社稷今帝以幼年復奉太宗為成帝後宜明  
一統之義以戒前事為後代法於是遣甄豐奉璽綬即  
拜帝母衛姬為中山孝王后賜帝舅衛寶寶弟玄爵關  
內侯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莽子宇非莽隔絕衛氏恐  
帝長大後見怨宇即私遣人與寶等通書教令帝母上  
書求入語在衛后傳莽不聽宇與師吳章及婦兄呂寬  
議其故章以為莽不可諫而好鬼神可為變怪以驚懼  
之章因推類說令歸政於衛氏宇即使寬夜持血灑莽  
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死宇妻焉懷子師古曰

兵繫獄須產子已殺之

師古曰須待也

莽奏言宇為呂

兄等所

註誤流言惑眾與管蔡同罪臣不敢隱其誅甄邯等白  
太后下詔曰夫唐堯有丹朱周文王有管蔡此皆上聖  
亡奈下愚子何以其性不可移也公居周公之位輔成  
王之主而行管蔡之誅不以親親害尊尊朕甚嘉之昔  
周公誅四國之後大化乃成至於刑錯師古曰四國謂  
公其專意冀國期於致平莽因是誅滅衛氏窮師古曰元  
之獄連引郡國豪桀素非議已者內及敬武公主師古曰  
弟也梁王立紅陽侯立平阿侯仁使者迫守皆自殺死  
者以百數海內震焉大司馬護軍襄奏言安漢公遭子

宇陷於管蔡之辜子愛至深為帝室故不敢顧私惟宇  
遭臯皞然憤發作書八篇以戒子孫宜班郡國令學官  
以教授事下羣公請今天下吏能誦公戒者以著官簿  
比孝經師古曰著官簿言用之為選舉也四年春郊祀高祖以配天宗  
祀孝文皇帝以配上帝四月丁未莽立為皇后大赦  
天下遣大司徒司直陳崇等八人分行天下覽觀風俗  
太保舜等奏言春秋列功德之義太上有立德其次有  
立功其次有立言唯至德大賢然後能之其在人臣則  
生有大賞終為宗臣殷之伊尹周之周公是也及民上  
書者八千餘人咸曰伊尹為阿衡周公為太宰周公享

七子之封有過上公之賞宜如陳崇言章下有司有  
請還前所益二縣及黃郵聚新野田米伊尹周公稱號  
加公為宰衡位上公掾史秩六百石三公言事稱敢言  
之羣吏母得與公同名出從期門二十人羽林三十人  
前後大車十乘賜公太夫人號曰功顯君食邑二千戶  
黃金印赤韍師古曰韍印之組也封公子男二人安為襄新侯臨  
為嘗都侯加后聘三千七百萬合為一萬萬以明大禮  
太后臨前殿親封拜安漢公拜前二子拜後如周公故  
事莽稽首辭讓出奏封事願獨受母號還安臨印韍及  
號位戶邑事下太師光等皆曰賞未足以直功師古曰直當也

謙約退讓公之常節終不可聽莽求見固讓太后下詔  
曰公每見叩頭流涕固辭今後病固當聽其讓令職事  
邪師古曰臣將當遂行其賞遣歸就第也光等曰安臨  
親受印轂策號通天其義昭昭黃郵召陵新野之田為  
入尤多師古曰皆止於公公欲自損以成國化宜可聽  
許治平之化當以時成宰衡之官不可世及納徵錢乃  
以尊皇后非為公也功顯君尸止身不傳襲新賞都兩  
國合三千戶甚少矣忠臣之節亦宜自屈而信主上之  
義師古曰宜遣大司徒大司空持節承制詔公亟入胝  
事詔尚書勿復受公之讓奏奏可莽乃起胝事上書言

臣以元壽二年六月戊午倉卒之夜以新都侯引入未  
央宮庚申拜為大司馬充三公位元始元年正月丙辰  
拜為太傅賜號安漢公備四輔官今年四月甲子復拜  
為宰衡位上公臣莽伏自惟爵為新都侯號為安漢公  
官為宰衡太傅大司馬爵貴號尊官重一身蒙大寵者  
五誠非鄙臣所能堪據元始三年天下歲已復官屬宜  
皆置如淳曰前時飢省官職今豐穀梁傳曰天子之宰  
通于四海謂事者謂大臣也臣愚以為宰衡官以正百  
僚平海內為職而無印信名實不副臣莽無兼官之材  
今聖朝既過誤而用之臣請御史刻宰衡印章曰宰衡



太傅大司馬印成授臣莽上大傅與大司馬之印太后

詔曰可鞞如相國師古曰鞞亦謂組也朕親臨授焉莽乃復以所

益納徵錢千萬遺與長樂長御奉共養者師古曰太后之長御也共

音居用反養音弋亮反太保舜奏言天下聞公不受千乘之士辭

萬金之幣散財施予千萬數莫不鄉化師古曰鄉讀曰嚮蜀郡

男子路建等輟訟慙怍而退雖文王郤虞芮何以加宜

報告天下奏可宰衡出從大車前後各十乘直事尚書

郎侍御史謁者中黃門期門羽林師古曰自此以宰衡皆從宰衡出

常持節所止謁者代持之師古曰相而持也宰衡掾史秩六百

石三公稱敢言之是歲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為學者

築舍萬區作市常滿倉制度甚盛立樂經益博士負經

各五人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

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

孟康曰史籀宣王太史史籀所作十五篇古文書也師古曰周通知其

意者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後千數皆

令記說廷中將令正乖繆壹異說云羣臣奏言昔周公

奉繼體之嗣據上公之尊然猶七年制度乃定夫明堂

辟雍墮廢千載莫能興今安漢公起於第家輔翼陛下

四年于茲功德爛然公以八月載生魏庚子師古曰魏也魏月

也魏奉使朝用書孟康曰魏臨賦營築越若邇辛丑明堂

明也辛丑者庚子之諸生庶民大和會十高衆茲集平  
作二旬大功畢成師古曰平作謂不候遠也唐虞發舉  
成周造業誠亡以加宰衡位宜在諸侯王上賜以束帛  
加璧大國乘車安車各一服虔曰大國乘車如驪馬二  
四師古曰驪馬併駕也詔曰可其議九錫之法冬大風吹長安城  
東門屋瓦且盡五年正月祫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  
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餘人徵助祭禮畢封孝宣  
曾孫信等三十六人為列侯餘皆益戶賜爵金帛之賞  
各有數是時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者前後四  
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見

者皆叩頭言宜亟加賞於安漢公於是莽上書曰臣以  
外屬越次備位未能奉稱伏念聖德純茂承天當古制  
禮以治民作樂以移風四海奔走百蠻竝轅師古曰轅即臻字也  
辭去之日莫不隕涕非有款誠豈可虛致自諸侯王已  
下至于吏民咸知臣莽上與陛下有設師古曰設葦也  
葦者其篇裏白皮也言其輕薄而又得典職每歸功列  
附著也故以為喻設音加葦音乎德者輒以臣莽為餘言臣見諸侯面言事於前者未嘗  
不流汗而慙愧也雖性愚鄙至誠自知德薄位尊力少  
任大夙夜悼栗常恐汚辱聖朝今天下治平風俗齊同  
百蠻率服皆陛下聖德所自躬親太師光太保舜等輔

嘉靖九年刊

卷之三

政佐治群卿大夫莫不忠良故能以五年之間至致此  
焉臣莽實無竒策異謀奉承太后聖詔宣之于下不能  
得什一受群賢之籌畫而上以聞不能得什伍師古曰言皆不  
曉又遺當被無益之辜所以敢且保首領須臾者誠上  
休陛下餘光而下依群公之故也師古曰休庇廕也陛下不忍  
衆言輒下其章於議者臣莽前欲立奏止恐其遂不肯  
止今大禮已行助祭者畢辭不勝至願願諸章下議者  
皆寢勿上使臣莽得盡力畢制禮作樂事事成以傳示  
天下與海內平之即有所聞非則臣莽當被誅上誤朝  
之罪師古曰間音居竟反如無他遺得全命賜骸骨歸家避賢者

路是臣之私願也惟陛下哀憐財幸師古曰財甄邯等與裁同  
白太后詔曰可唯公功德光于天下是以諸侯王公列  
侯宗室諸生吏民翕然同辭連守闕庭故下其章諸侯  
宗室辭去之日復見前重陳師古曰重音直用反雖曉喻罷遣猶  
不肯去告以孟夏將行厥賞莫不驩悅稱萬歲而退今  
公每見輒流涕叩頭言願不受賞賞即加不敢當位方  
制作未定事須公而決故且聽公制作畢成群公以聞  
究于前議師古曰究竟也其九錫禮儀亟奏於是公卿大夫博  
士議郎列侯富平侯張純等九百二人皆曰聖帝明王  
招賢勸能德盛者位高功大者賞厚故宗臣有九命上

嘉靖九年刊

前漢書卷之九

宗

公之尊則有九錫登等之寵張晏曰宗臣有勳勞為上

九命九命九錫也師古曰今九族親睦百姓既章萬國和

曰登等謂升於常等也協黎民時雍師古曰章明也時是也雍亦和也自

此已上皆取堯典叙堯德之言也聖瑞

卑溱太平已洽師古曰秦帝者之盛莫隆於唐虞而陛

下任之忠臣茂功莫著於伊周而宰衡配之所謂異時

而與如合符者也謹以六藝通義經文所見周官禮記

宜於今者為九命之錫師古曰禮合文嘉云九錫者車

鉞弓矢臣請命錫奏可策曰惟元始五年五月庚寅太

皇太后臨于前殿延登親詔之曰公進虛聽朕言師古

前虛也前公宿衛孝成皇帝十有六年納策盡忠白誅

故定陵侯淳于長以彌亂發姦師古曰彌讀登大司馬

職在內輔孝哀皇帝即位驕妾窺欲姦臣萌動公手劾

高昌侯董宏改正故定陶共王母之僭坐自是之後朝

臣論議靡不據經以病辭位歸于第家為賊臣所陷就

國之後孝哀皇帝覺寤復還公長安臨病加劇猶不忘

公復特進位是夜倉卒國無儲主姦臣充朝危殆甚矣

朕惟定國之計莫宜於公引納于朝即日罷退高安侯

董賢轉漏之間忠策輒建綱紀咸張綏和元壽再遭大

行萬幸舉禍亂不作輔朕五年人倫之本正天地之

位定張晏曰定冠婚之欽承神祇經緯四時復千載之

廢矯百世之失張晏曰封先代之後立天下和會大衆

方輯詩之靈臺書之作維錫京之制商邑之

度於今復興師古曰靈臺所以觀氣象者也文王受命

故大雅靈臺之詩曰靈臺既成庶民自勸就其功作

日成之作維諱周公營洛邑以爲王都所謂成周也周

書洛誥曰召公既相宅周公成周成遷設頑民使居之

故云商邑昭章先帝之元功明著祖宗之令德推顯嚴

父配天之義脩立郊禘宗祀之禮以光大孝是以四海

雍雍萬國慕義蠻夷殊俗不刀口自至漸化端冕奉珍助

祭師古曰蠻夷漸染朝化而三拜舊本道遵術重古動而

有成事得厥中至德要道通於神明祖考嘉享光耀顯

章天符仍臻元氣大同麟鳳龜龍衆祥之瑞七百有餘

遂制禮作樂有綏靖宗廟社稷之大勳普天之下惟公

是賴官在宰衡位爲上公今加九命之錫其以助祭共

文武之職師古曰共乃遂及厥祖師古曰榮寵之命於

戲豈不休哉於是恭稽首再拜受綠韞衮冕衣裳師古

鼓謂蘇膝也或謂戲場琫琕孟康曰琫玉名也佩刀

鞞音弗鞞音畢句履孟康曰今齊祀履也

音焉琫音布孔反琫音必鸞路乘馬師古曰鸞路路車之施鸞者

古曰其形岐頭戎路乘馬師古曰戎路路車之施鸞者

食器反龍旂九旒皮弁素積師古曰素積積素裳也

下亦同形弓矢盧弓矢師古曰形赤左建朱鉞右建金戚

師古曰錢甲胃一具師古曰和鬯二師古曰和鬯香

言依又圭贄二師古曰以九命青玉珪二師古曰青者

而長育朱戶納陛孟康曰納內也謂鑿殿基際為陛不

露而升陛故內之於雷下也師古曰孟說是也尊者不欲

釋文句雖煩義皆不了故無取云署宗官祝官卜官

史官虎賁三百人家令丞各一人宗祝卜史官皆置嗇

夫佐安漢公在中府外第虎賁為門衛當出入者傳籍

師古曰傳猶自四輔三公有事府第皆用傳孟康曰傳

著也音附以楚王邸為安漢公第大繕治通周衛祖禰廟

及寢皆為朱戶納陛陳崇又奏安漢公祠祖禰出城門

城門校尉宜將騎士從入有門衛出有騎士所以重國

也奏可其秋莽以皇后有子孫瑞通子午道張晏曰始

有婦人之道也子午水火也水以天一為牡火子午道

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師古曰子北方也午南方也

午耳今京城直南山有谷通梁漢道各子午谷又宜州

西界慶州東界有山名子午嶺計南北直相當此則北

山者是子南山者風俗使者八人還言天下風俗齊同

詐為郡國造歌謠頌功德凡三萬言莽奏定著令又奏

為市無二賈師古曰言純官無獄訟邑無盜賊野無飢

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之制犯者象刑師古曰象刑解

志劉歆陳崇等十二人皆以治明堂宣教化封為列侯

莽既致太平北化匈奴東致海外南懷黃支唯西方未

有加迺遣中郎將平憲等多持金幣誘塞外羌使獻地  
願內屬憲等奏言羌豪良願等種人口可萬二千人願  
為內臣獻鮮水海允谷鹽池平地美草咨于漢民自居  
險阻處為藩蔽問良願降意對曰太皇太后聖明安漢  
公至仁天下太平五穀成熟或不長丈餘或一粟三米  
或不種自生或雷不蠶自成甘露從天下醴泉自地出  
鳳皇來儀神爵降集從四歲以來羌人無所疾苦故思  
樂內屬宜以時處業置屬國領護事下莽莽復奏曰太  
后秉統數年恩澤洋溢和氣四塞絕域殊俗靡不慕義  
越裳氏重譯獻白雉黃支自三萬里貢生犀東夷王度

大海奉國珍匈奴單于順制作去二名今西域良願等  
復舉地為臣妾昔唐堯橫被四表亦亡以加之今謹案  
已有東海南海北海郡未有西海郡請受良願等所獻  
地為西海郡臣又聞聖王序天文定地理因山川民俗  
以制州界漢家地廣二帝三王服虔曰唐虞及周要服  
之內方七十里夏殷方  
三千里漢地南  
北萬三千里也凡十二州州名及界多不應經堯典十  
有二州後定為九州漢家廓地遼遠州牧行部遠者三  
萬餘里不可為尤謹以經義正十二州名分界以應正  
始奏可又增法五十條犯者徙之西海徙者以千萬數  
民始怨矣泉陵侯劉慶上書師古曰王子侯年表泉陵  
侯賢長沙定王子本始





之辭也言人代天以理右工事也朕以孝平皇帝幼年且統國政幾加

元服委政而屬之師古曰屬符也幾音日真屬音之欲反今短命而崩嗚

呼哀哉已使有司徵孝宣皇帝玄孫二十三人差度宜

者以嗣孝平皇帝之後師古曰差度謂擇也度音大各反玄孫年在繼

祿不得至德君子孰能安之安漢公莽輔政三世比遭

際會安光漢室師古曰比頻也遂同殊風至于制作與周公異

世同符今前輝光躋武功長通上言丹石之符朕深思

厥意云為皇帝者乃攝行皇帝之事也夫有法成易非

聖人者亡法其令安漢公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以武

功縣為安漢公采地師古曰采官也以名曰漢光邑具

禮儀奏於是群臣奏言太后聖德昭然深見天意詔令

安漢公居攝臣聞周成王幼少周道未成成王不能共

事天地修文武之烈師古曰共讀也周公權而居攝則周

道成王室安不居攝則恐周隊失天命師古曰隊書曰音直類反

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過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

不易天應棊謀乃亡隊命師古曰周書君奭之篇也邵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

左右邵公不說周公作君奭以告之奭邵公名也尊而

時之故曰君也言我恐後嗣子孫大不能恭承天地絕

唯在有誠所以亡矢其命也共音恭棊音匪說曰師古

義也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群臣發號施令常稱

王命召公賢人不知聖人之意故不說也師古曰召讀曰邵說讀曰

禮明堂記曰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天子負斧依  
南面而立師古曰後讀曰謂周公踐天子位六年朝諸  
侯制禮作樂而天下大服也召公不說時武王崩纘  
未除師古曰纘音千回反由是言之周公始攝則居天子之位非  
乃六年而踐阼也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  
延登贊曰假王蒞政勤和天下此周公攝政贊者所稱  
師古曰贊謂祭祝之辭也成王加元服周公則致政書曰朕復子明  
辟師古曰周書洛誥載周公告成王之辭言我復還明君之政於子也復音扶目反周公常稱  
王命專行不報故言我復子明君也臣請安漢公居攝  
踐祚服天子韍冕師古曰此韍亦謂裳韍也符斧依于戶牖之間南

面朝鮮臣聽政事車服出入警蹕民臣稱臣妾皆如天  
子之制郊祀天地宗祀明堂共祀宗廟享祭群神贊曰  
假皇帝師古曰贊謂祭祝之辭也民臣謂之攝皇帝自稱曰予  
平決朝事常以皇帝之詔稱制以奉順皇天之心輔翼  
漢室保安孝平皇帝之幼嗣遂寄託之義隆治平之化  
師古曰其朝見遂成也太皇太后帝皇后皆復臣節自施政教  
於其宮家國采如諸侯禮儀故事臣昧死請太后詔曰  
可明年改元曰居攝居攝元年正月莽祀上帝於南郊  
迎春於東郊行大射禮于明堂養三老五更成禮而去  
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政事侍旁記疏言行三月已

嘉靖九年刊  
前漢書卷九十二  
三  
教

丑立宣帝玄孫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以王舜為太傅

左輔甄豐為太阿右拂師古曰拂讀曰弼甄邯為太保後承又

置四少秩皆二千石四月安衆侯劉崇與相張紹謀曰

師古曰安衆康侯月長沙定王子崇即月之玄孫子也見王子侯表安漢公莽專制朝政

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者乃莫敢先舉此宗室恥也吾帥

宗族為先海內必和紹等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不得

入而敗紹者張竦之從兄也竦與崇族父劉嘉誼闕自

歸莽赦弗罪竦因為嘉作奏曰建平元壽之間大統幾

絕宗室幾奔賴蒙陛下聖德扶服振救師古曰陛下謂莽也服音蒲

反遮扞匡衛國命復延宗室明日臨朝統政發號

動以宗室為始卷甫九族為先竝錄支親建立王侯南

面之孤計以百數收復絕屬存亡續廢得比肩首復為

人者嬪然成行師古曰嬪然多貌也行列也所以藩漢

國輔漢宗也建辟雍立明堂班天法流聖化朝群后昭

文德宗室諸侯咸益土地天下喁喁引領而歎師古曰喁衆

口向上音顯頌聲洋洋滿耳而入國家所以照此美膺此名

饗此福受此榮者豈非太皇太后日具之思陛下夕惕

之念哉何謂師古曰先為設亂則統其理危則致其安

禍則引其福絕則繼其統幼則代其任晨夜屑屑寒暑

勤勤師古曰勤作之意無時休息孳孳不已者凡以為天

三紀九年刊

下厚劉氏也臣無愚智民無男女皆誦至意而安衆矣  
崇乃獨懷悖惑之心操畔逆之慮與兵動衆欲危宗廟  
惡不忍聞罪不容誅誠臣子之仇宗室之讎國家之賊  
天下之害也是故親屬震落而告其罪民人潰畔而奔  
其兵進不跽步退伏其殃師古曰半步曰跽謂百歲之  
母孩提之于同時斷斬懸頭竿杪師古曰杪末珠珥在  
耳首飾猶存為計若此豈不諱哉師古曰諱惑臣聞古  
者畔逆之國既以誅討則豬其宮室以為汙池納垢濁  
焉李奇曰掘其宮以為池用名曰凶虛師古曰虛讀曰  
凶人所居也雖生菜茹而人不食師古曰所食之菜四牆其

社覆上棧下示不得通師古曰棧謂以簣蔽之也下則  
陰陽辨社諸侯一見以為戒也無古曰辨讀曰班出門  
見之著以為戒方今天下聞崇之反也咸欲奮衣手劔  
而叱之其先至者則拂其頸師古曰拂衝其匈刃其軀  
切其肌後至者欲撥其門仆其牆夷其屋焚其器應聲  
滌地則時成創師古曰滌地猶言塗地則時而宗室尤  
甚言必切齒焉何則以其背畔恩義而不知重德之所  
在也宗室所居或遠嘉至得先聞不勝憤憤之願願為  
宗室倡始父子兄弟負籠荷鍾馳之南陽師古曰籠所  
登也豬崇宮室令如古制及崇社宜如高社以賜諸疾用

嘉靖九年刊

永監戒願下四輔公卿大夫議以明好惡視四方師古  
讀曰於是莽大說公卿曰皆宜如嘉言莽白太后下詔  
曰惟嘉父子兄弟雖與崇有屬不敢阿私或見萌菜相  
率告之及其禍成同共讎之應合古制忠孝著焉其以  
杜衍戶千封嘉為師禮侯嘉子七人皆賜爵關內侯後  
又封竦為淑德侯長安為之語曰欲求封過張伯松師古  
曰竦力戰鬪不如巧為奏莽又封南陽吏民有功者百  
餘人汗池劉崇室宅後謀反者皆汗池云群臣復白劉  
崇等謀逆者以本權輕也宜尊重以填海內師古曰填音竹乃反  
五月甲辰太后詔莽朝見太后稱假皇帝冬十月丙辰

朔日有食之十二月群臣奏請益安漢公宮及家吏置  
率更令廟廐厨長丞中庶子虎賁以下百餘人又置衛  
士三百人安漢公廬為攝省府為攝殿第為攝宮奏可  
莽白太后下詔曰故太師光雖前薨功效已列太保舜  
大司空豐輕車將軍邳步兵將軍建皆為誘進單于籌  
策又典靈臺明堂辟雍四郊定制度開子午道與宰衡  
同心說德師古曰說音悅下同合意并力功德茂著封舜子匡為  
同心侯林為說德侯光孫壽為合意侯豐孫匡為并力  
侯益邳建各三千戶是歲西羌龐恬傅幡等師古曰幡音敷元反  
其子然莽奪其地作西海郡反攻西海太守程永永奔

走莽誅未遣護羌校尉竇況擊之二年春竇況等擊破  
西元五月更造貨錯刀一直五千契刀一直五百大錢  
一直五十與五銖錢竝行民多盜鑄者禁列侯以下不  
得挾黃金輸御府受直然卒不與直九月東郡太守翟  
義都試勒車騎因發犇命立嚴鄉侯劉信為天子師古曰東  
平陽王之子移檄郡國言莽毒殺平帝攝天子位欲絕漢室  
今共行天罰誅莽師古曰共讀恭郡國疑惑衆十餘萬莽惶懼  
不能食晝夜抱孺子告禱郊廟放大誥作策師古曰放  
周書篇名周公所作也故音甫往反遣諫大夫桓譚等班於天下諭以攝  
位當反政孺子之意師古曰諭告之遣王邑孫建等八將軍

擊義分屯諸關守院塞槐里男子趙明霍鴻等起兵以  
和翟義師古曰和相與謀曰諸將精兵悉東京師空可  
攻長安衆稍多至且十萬人莽恐遣將軍王奇王級將  
兵距之以太保甄邯為大將軍受鉞高廟領天下兵左  
杖節右把鉞屯城外王舜甄豐書交循行殿中十二月  
王邑等破翟義於圍司威陳崇使監軍而監軍於外  
書言陛下奉天洪範心合寶龜師古曰龜與龜合也膺受元命豫  
知成敗咸應兆占是謂配天配天之主慮則移氣言則  
動物施則成化臣崇伏讀詔書下日竊計其時聖思始  
發而反虜仍破師古曰思慮也詔文始書反虜大敗制書始下

反虜畢斬衆將未及齊其鋒芒臣崇未及盡其愚慮而  
事已決矣莽大說三年春地震大赦天下王邑等還京  
師西與王級等合擊明鴻皆破滅語在霍義傳莽大置  
酒未央宮白虎殿勞賜將帥詔陳崇治校軍功第其高  
下莽乃上奏曰明聖之世國多賢人故唐虞之時可比  
屋而封至功成事就則加賞焉至于夏后塗山之會執  
玉帛者萬國諸侯執玉附庸執帛周武王孟津之上尚  
有八百諸侯周公居攝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  
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蓋諸侯  
千八百矣禮記王制千七百餘國是以孔子著孝經曰

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  
歡心以事其先王此天子之孝也秦爲亡道殘滅諸侯  
以爲郡縣欲擅天下之利故二世而亡高皇帝受命除  
殘考功施賞建國數百後稍衰微其餘僅存太皇太后  
躬統大綱廣封功德以勸善興滅繼絕以永世是以大  
化流通日暮且成遭羗寇害西海郡反虜流言東郡逆  
賊惑衆西土忠臣孝子莫不奮怒所征殄滅盡備厥辜  
天下咸寧今制禮作樂實考周爵五等地四等有明文  
蘇林曰爵五等公侯伯子男也地四等殷爵二等有其  
公一等侯伯二等子男三等附庸四等殷爵二等有其  
說無其文師古曰公一等侯  
二等伯子男三等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

平文哉吾從周臣請諸將帥當受爵邑者爵五等地四  
等奏可於是封者高為侯伯次為子男當賜爵關內侯  
者更名曰附城凡數百人擊西海者以元為號槐里以  
武為號翟義以虜為號群臣復奏言太后脩功錄德遠  
者千載近者當世或以文封或以武爵深淺大小靡不  
畢舉今攝皇帝皆依踐阼宜異於宰國之時制作雖未  
畢已師古曰已止也宜進二子爵皆為公春秋善善及子孫賢  
者之後宜有土地成王廣封周公庶子六人皆有茅土  
及漢家名相大將蕭霍之屬咸及支庶兄子光可先封  
為列侯諸孫制度畢已入司徒大司空上名如前詔書

太后詔曰進攝皇帝子褒新侯安為新舉公嘗都侯臨  
為褒新公封光為衍功侯是時莽還歸新都國群臣復  
白以封莽孫宗為新都侯莽既滅翟義自謂威德日盛  
獲天人助遂謀即真之事矣九月莽母功顯君死意不  
在哀令太后詔議其服少阿羲和劉歆與博士諸儒七  
十八人皆曰居攝之義所以統立天功興崇帝道成就  
法度安輯海內也師古曰輯字與集同昔殷成湯既沒而太子蚤  
天其子太甲幼少不明伊尹放諸桐宮而居攝以興殷  
道周武王既沒周道未成成王幼少周公屏成王而居  
攝以成周道師古曰屏猶擁也是以殷有翼翼之化師古曰商頌嚴武之



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言商邑禮周有刑錯之功師

俗謂成康之世謂成康之世今太皇太后比遭家之不造也周頌閔子

造師古曰宰治也尹正也遭孺子幼少未能共上下師

下師古曰宰治也尹正也遭孺子幼少未能共上下師

曰共讀曰恭皇天降瑞出丹石之符是以太皇太后則

天明命詔安漢公居攝踐祚將以成聖漢之業與唐虞

三代比隆也攝皇帝遂開祕府會群儒制禮作樂卒定

庶官茂成天功聖心周悉卓爾獨見發得周禮以明因

監李奇曰殷因於夏則天稽古而損益焉猶仲尼之聞

韶師古曰孔子至齊擊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

不知肉味言天縱多能而識微也故取喻耳日月之不

可階也猶可喻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又曰夫子

不可階而升也非聖哲之至孰能若茲綱紀咸張成

在一價師古曰論語云孔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

草為器所以成土也言人脩行道德有若為山雖於平

地始覆一價之士而作不止可以得成故吾欲往觀之

今此議者云恭脩行政化此其所以保佑聖漢安靖元

元之効也今功顯君薨禮庶子為後為其母總傳曰與

尊者為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攝皇帝以聖德承皇天之

命受太后之詔居攝踐祚奉漢大宗之後上有天地社

稷之重下有元元萬機之憂不得顧其私親故太皇太

后建厥元孫俾侯新都師古曰建立也元長也謂立為

哀侯後明攝皇帝與尊者為體承宗廟之祭奉共養太

皇太后不得服其私親也周禮曰王為諸侯總綏弁而

加環經師古曰於弁上加環經也謂同姓則麻異姓則

葛攝皇帝當為功顯君總綏弁而加麻環經如天子弔

諸侯服以應聖制莽遂行焉凡壹弔再會而令新都侯

宗為主服喪三年云司威陳崇奏衍功侯光私報執金

吾實況今殺之況為收繫致其法莽大怒切責光光母

曰女自眡孰與長孫中孫師古曰長孫中孫莽子宇及

曰仲遂母子自殺及況皆死初莽以事母養嫂撫兄子

為名及後悖虐復以示公義焉服虔曰不合今光子

嗣爵為侯莽下書曰渴密之義訖于季冬張晏曰平帝

十二月朔至此再暮年也師古曰虞書放勳乃徂百姓

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遏止也密靜也謂不作

樂也故正月郊祀八音當奏王公卿士樂凡幾等五鼗

八音條各云何其與所部儒生各盡精思悉陳其義是

歲廣饒侯劉京車騎將軍千人扈雲大保屬感鴻奏符

命師古曰千人官名也屬京京言齊郡新井雲言巴郡

石牛鴻言扶風雍石莽皆迎受十一月甲子莽上奏太

后曰陛下至聖遭家不造遇漢十三世三七之阨承天

威命詔臣莽居攝受孺子之託任天下之寄臣莽兢兢

嘉靖八年刊

業業懼於不稱宗室廣饒侯劉京上書言七月中齊郡  
臨淄縣昌興亭長李當一暮數夢曰吾天公使也天公  
使我告亭長曰攝皇帝當為真即不信我此亭中當有  
新井亭長晨起視亭中誠有新井入地且百尺十一月  
壬子直建冬至師古曰壬子之日當建巴郡石牛戊午雍石  
文皆到于未央宮之前殿臣與大保安陽侯舜等視天  
風起塵冥風止得銅符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獻  
者封矣承天命用神令騎都尉程發等眡說師古曰眡說其文而及前孝哀皇帝建平二年六月甲子下詔書  
更為太初元將元年案其本事其忠可夏賀良讖書臧

蘭臺

師古曰蘭臺上掌圖書之所

臣莽以為元將元年者大將居攝改

元之文也

於今信矣尚書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

子封

師古曰孟長也孟侯者言為諸侯之長也封者衛康叔名

此周公居攝稱王之

文也春秋隱公不言即位攝也此二經周公孔子所定

蓋為後法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臣莽敢

不承用臣請共事神祇宗廟奏言太皇太后孝平皇后

皆稱假皇帝

師古曰共讀曰恭

其號今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

攝以居攝三年為初始元年漏刻以下二十為度用應

天命臣莽夙夜養育隆就孺子師古曰隆長也成令與

周之成王比德宣明太皇太后威德於萬方期於富而

教之孺子加元服復子明辟如周公故事奏可衆庶知其奉符命指意群臣博議別奏以視即直之漸矣師古曰視讀日期門郎張充等六人謀共劫莽立楚王發覺誅死梓潼人哀章師古曰梓潼音重之縣也漢學問長安素無行好為大言見莽居攝即作銅匱為兩檢署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行璽其傳子黃帝金策書其者高皇帝名也書言王莽為直天子皇太后如天命圖書皆書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興王盛章因自竄姓名師古曰竄謂一則著也凡為十一人皆署官爵為輔佐章聞齊并石牛事下即日昏時衣黃衣持匱至高廟以付僕射侯射

以聞戊辰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壇師古曰壇古謂禱也位於御王冠謁太后還坐未央宮前殿下書曰予以德託于皇初祖考黃帝之後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太皇太后之末屬皇天上帝隆顯大佑成命統序符契圖文金匱策書神明詔告屬予以天下兆民師古曰屬委付也音之欲赤帝漢氏高皇帝之靈承天命傳國金策之書予甚祇畏敢不欽受以戊辰直定師古曰於建除之次其日當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變犧牲殊徽幟異器制師古曰徽幟通謂旌旗屬也幟音式志反以十二月朔祭西為建國元年正月之朔以鷄鳴為時服色配德

上黃犧牲應正用白使節之旌幡皆純黃其署曰新使  
五威節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

前漢書九十九

王莽傳第六十九中

前漢書九十九

始建國元年正月朔莽帥公侯卿士奉皇太后璽轂上

太皇太后

師古曰轂謂璽之組音弗

順符命去漢號焉初莽妻宜春

侯王氏女立為皇后

師古曰王新為丞相初封宜春侯傳爵至孫咸莽妻咸之女

本

生四男字獲安臨二子前誅死安頗荒忽

師古曰荒忽音呼廣反

廼

以臨為皇太子安為新嘉辟

師古曰辟君也謂之辟封者取為國君之義音壁

字子六人千為功隆公壽為功明公吉為功成公宗為

功崇公世為功昭公利為功著公大赦天下莽乃策命

孺子曰咨爾嬰昔皇天右乃太祖

師古曰太祖音吐歷世

二享國二百一十載歷數在于守躬詩不云乎侯服于

嘉靖八年刊

前漢書九十九

一

吳倫

周天命靡常封爾為定安公未為新室賓於戲敬天之  
休往踐乃位毋廢予命又曰其以平原安德深陰萬重  
丘凡戶萬地方百里為定安公國師古曰五縣也澤音  
它台反萬音與屬同  
立漢祖宗之廟於其國與周後並行其正朔服色世世  
以事其祖宗未以命德茂功享歷代之祀焉以孝平皇  
后為定安太后讀策畢莽親執孺子手流涕歎曰昔  
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  
音哀嘆良久中傳將孺子下殿北面而稱臣百僚陪位  
莫不感動又按金匱輔臣皆封拜以太傅左輔驃騎將  
軍安陽侯王舜為太師封安新公大司徒就德侯平晏

為太傅就新公少阿羲和京兆尹紅休侯劉歆為國師  
嘉新公廣漢梓潼哀章為國將美新公是為四輔位上  
公太保後丞承陽侯甄邯為大司馬承新公師古曰承  
陽音丞陽  
丕進侯王尋為大司徒章新公步兵將軍成都侯王邑  
為大司空隆新公是為三公大阿右拂大司空衛將軍  
廣陽侯甄豐為更始將軍廣新公師古曰甄  
讀曰豐京兆王興  
為衛將軍奉新公輕車將軍成武侯孫建為立國將軍  
成新公京兆王盛為前將軍崇新公是為四將凡十一  
公王興者故城門令史王盛者賣餅莽案符命求得此  
姓名十餘人兩人容貌應卜相徑從布衣登用以視神

馬師古曰視餘皆拜為即是日封拜卿大夫侍中尚書  
官凡數百人諸劉為郡守皆徒為諫大夫改明光宮為  
定安館定安太后居之以故大鴻臚府為定安公第皆  
置門衛使者監領敕阿乳母不得與語常在四壁中  
曰令定安公居四至於長大不能名六畜後莽以女孫  
宇子妻之莽策羣司曰歲星司肅東嶽太師典致時雨  
應劭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肅敬也厥罰常雨常雨水  
也故申戒厥任欲使雨澤以時也晉灼曰衆物生於東  
方故戒青燁登平考景以晷氣服虔曰燁音暉如淳曰青  
太師也青燁登平考景以晷氣服虔曰燁音暉如淳曰青  
陽之氣始而以上以成萬物也春秋分立表  
以正東西東日之始出也故考景以晷屬焉熒惑司慙  
南嶽太師典致時奧也厥罰常燠燠暑也晉灼曰南方

盛陽之位太師尊之稱故赤燁頌平考聲以律晉灼  
戒之也師古曰奧音於六反赤燁頌平考聲以律晉灼  
寬頌也夏假也物假六乃宣平也六月陰氣之始故為  
地統地之中數六六為律律有形有色色尚黃故考聲  
以律屬焉師古太白司艾西嶽國師典致時陽應劭曰  
曰頌讀曰容太白司艾西嶽國師典致時陽應劭曰  
從是謂不艾艾安也厥罰常白燁象平考量以銓應劭  
陽陽旱也師古曰艾讀曰又白燁象平考量以銓應劭  
斗斛也銓權衡也晉灼曰象形也萬物無不辰星司謀  
成形於西方大小輕重皆可知故稱量屬焉辰星司謀  
北嶽國將典致時寒也厥罰常寒晉灼曰此伏也陽氣  
伏於下陰主玄燁和平考星以漏應劭曰推五星行度  
殺故戒國將玄燁和平考星以漏應劭曰推五星行度  
合也萬物皆合藏於北方水又主平故曰和平歷度起  
於斗分日月紀於攝提攝提值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  
考星月刑元股左司馬典致武應考方法矩張晏曰月  
主武又典天故主司天文欽若昊天敬授民時力來農  
使主歲刑也嘉靖八年刊

嘉靖八年刊

事以豐年穀師古曰穀敬也若順也力日德元宏右司

徒典致文瑞考園合規張晏曰日為陽位晉灼曰宏園

見象故文瑞屬焉師古曰宏古肱字主司人道五教是輔帥民承上宣美

風俗五品乃訓師古曰五教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斗

平元心中司空典致物圖考度以繩張晏曰斗北斗也

水土土為中故責之孟康曰易河出圖洛出書司空主

直故為繩主司地里平治水土掌名山川衆殖鳥獸蕃茂草

木各策命以其職如典誥之文置大司馬司光大司徒

司直大司空司若位皆孤卿師古曰允信更名大司農

曰義和後更為納言大理曰作士太常曰秩宗大鴻臚

曰典樂少府曰共工水衡都尉曰予虞與三公司卿凡

九卿分屬三公每一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元士三

人凡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分主中都官諸職更名

光祿勳曰司中太僕曰太御衛尉曰太衛執金吾曰奮

武中尉曰軍正劉攽曰中尉廢久此安得又置大贅

官主乘輿服御物師古曰贅聚也言財反後又典兵秩位

皆上卿號曰六監改郡太守曰大尹都尉曰太尉縣令

長曰宰御史曰執法公車司馬曰王路四門長樂宮曰

常樂室未央宮曰壽成室前殿曰王路堂服虔曰如長

安曰常安更名秩百石曰庶士三百石曰下士四百石

嘉靖八年刊 行美亭下九



曰中士五百石曰命士六百石曰元士千石曰下大夫  
比二千石曰中大夫二千石曰上大夫中二千石曰卿  
車服黻冕各有差品又置司恭司徒司明司聰司中夫  
夫及誦詩工徹膳宰以司過定改從策曰于聞上聖  
欲昭厥德罔不慎脩厥身用綏于遠是用建爾司于五  
事毋隱尤毋將虛師古曰元過也將助也虛謂虛美也言勿隱吾過而助為虛美好惡  
不愆立于厥中於戲勗哉令王路設進善之旌非謗之  
木欲諫之鼓師古曰非音誹諫大夫四人常坐王路門受言事  
者封王氏齊縗之屬為侯大功為伯小功為子總麻為  
男其女皆為任師古曰任元也男服也音全男以睦女以隆為

號焉師古曰號隆皆其受封邑之號取嘉名也皆以印鞞令諸侯立大夫

夫人世子亦受印鞞又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百王不  
易之道也漢氏諸侯或稱王至于四夷亦如之違於古  
典繆於一統其定諸侯王之號皆稱公及四夷僭號稱  
王者皆更為侯又曰帝王之道相因而通盛德之祚百  
世享祀予惟黃帝帝少昊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帝夏  
禹臯陶伊尹咸有聖德假于皇天師古曰假至也功烈  
巍巍光施于遠予甚嘉之營求其後將祚厥祀惟王氏  
虞帝之後也出自帝嚳劉氏堯之後也出自顓頊於是  
封姚恂為初睦侯奉黃帝後服虔曰姚舜姓梁護為脩

嘉靖八年刊  
前漢書卷之九  
五

遠伯奉少昊後服虔曰以為伯益之後故封之皇孫功隆公奉帝嚳

後劉歆為祁烈伯奉顓頊後國師劉歆子豐為伊休侯

奉堯後師古曰上言祁烈伯又言國師劉歆子為伊休侯是則祁烈伯自別媯昌為始睦侯奉虞帝後山遵為襄

謀子奉臯陶後伊玄為襄衡子奉伊尹後漢後定安公

劉嬰位為賓周後衛公姬黨更封為章平公亦為賓殷

後宋公孔弘運轉次移更封為章昭侯位為恪師古曰恪敬也

言待之加敬亦如賓也周夏後遼西媯豐封為章功侯

亦為恪服虔曰媯夏姓四代古宗宗祀于明堂以配皇始祖考

虞帝周公後襄魯子姬就宣尼公後襄成子孔鈞以前

定焉恭又曰予前在攝時建郊宮定桃廟立社稷

祖曰祝神祇况師古曰况賜也或光自上復于下流為鳥

或黃氣章明以著黃虞之烈焉師古曰烈餘

黃虞自黃帝至于濟南伯王而祖世氏姓有五矣師古曰

黃伯王莽之高祖黃帝二十五子分賜厥姓十有二氏虞帝之

先受姓曰姚其在陶唐曰媯在周曰陳在齊曰田在濟

南曰王子伏念皇初祖考黃帝皇始祖考虞帝以宗祀

于明堂宜序於祖宗之親廟其立祖廟五親廟四后夫

人皆配食郊祀黃帝以配天黃后以配地孟康曰黃后

新都侯東第為大禱歲時以祀師古曰禱祀也立此大

嘉靖八年刊

可美傳六十七

吳倫

家之所尚種祀天下師古曰言國已立太極何先相矣

絕善天之姚嬀陳田王氏凡五姓者皆黃虞苗裔予之

同族也書不云乎惇序九族其令天下上此五姓名籍

于秩宗皆以為宗室世世復無有所與其元城王氏勿

令相嫁娶以別族理親焉師古曰元城王氏不得與四

氏則不封陳崇為統睦侯奉胡王後孟康曰追天下牧守皆以前有翟義

世睦侯奉敬王後孟康曰追天下牧守皆以前有翟義

趙明等領州郡懷忠孝封牧為男守為附城又封舊恩

戴宗金涉箕閔楊並等子皆為男遣騎都尉等分治

黃帝園位於上都橋時師古曰橋山之虞帝於零陵九

疑胡王於淮陽陳敬王於齊臨淄愍王於城陽莒服虔曰齊

王伯王於濟南東平陵孺王於魏郡元城師古曰茶之

伯紀曾祖名賀字翁孺故謂之伯王孺王使者四時致祠其廟當作者以天

下初定且禘祭於明堂太廟以漢高廟為文祖廟師古曰欲

法舜受終於文祖莽曰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嬪于唐師古曰嬪

漢氏初祖唐帝世有傳國之象師古曰堯傳舜漢傳

傳國之象予復親受金策於漢高皇帝之靈惟思褻厚前代

何有忘時漢氏祖宗有七蘇林曰漢本祀祖宗有四莽

以禮立廟于定安國其園寢廟在京師者勿罷祠薦

如故予以秋九月親入漢氏高元成平之廟諸劉更屬

嘉靖八年刊

籍京兆大尹勿解其復各終厥身州牧數存問勿令有

侵冤又曰予前在大麓至于攝假師古曰大麓者謂為大司馬宰衡時妄引

舜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也攝假謂初為攝皇帝又為假皇帝深惟漢氏三七之阨

赤德氣盡思索廣求所以輔劉延期之術靡所不用以

故作金刀之利幾以濟之師古曰幾讀口冥然自孔子作春秋

以為後王法至于哀之十四而一代畢協之於今亦衰

之十四也張晏曰漢哀帝即位六年平帝五年居攝三年凡十四年赤世計盡終不

可強濟皇天明威黃德當興隆顯大命屬予以天下今

百姓咸言皇天革漢而立新廢劉而興王夫劉之為字

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服虔曰剛卯

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四方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華帶佩之今有玉在者銘其一面曰正月剛卯金刀

從穿作孔以采絲葺其底如冠纓頭裝刻其上方當中

行書文曰正月剛卯既央蒙受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

疾日嚴卯帝令變化順爾固伏化茲靈爰既正既直既

于剛卯者案大小及文服說是也莽以劉字上博謀卿

有卯下有金旁又有刀故禁剛卯及金刀也

士僉曰天人相應昭然著明其去剛卯莫以為佩除刀

錢勿以為利承順天心快百姓意乃更作小錢徑六分

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與前大錢五十者為二品並行

欲防民盜鑄乃禁不得挾銅炭是歲四月徐鄉侯劉快

結黨數千人起兵於其國師古曰快膠東恭王子也而

嘉靖八年刊

前漢傳卷之六

七

吳倫

不同義 快兄殷故漢膠東王時改為扶崇公快舉兵攻  
即墨殷閉城門自繫獄吏民距快快敗走至長廣死莽  
曰昔予之祖濟南愍王困於燕寇自齊臨淄出保于莒  
宗人田單廣設奇謀復殺燕將後定齊國今即墨士大  
夫復同心殄滅反虜予甚嘉其忠者憐其無辜其赦殷  
等非快之妻子它親屬當坐者皆勿治弔問死傷賜亡  
者葬錢人五萬殷知大命深疾惡快以故輒伏厥辜其  
滿殷國戶萬地方百里又封符命臣十餘人莽曰古者  
設廬井八家一夫一婦田百畝什一而稅則國給民富  
而頌聲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秦為無道厚賦

稅以自供奉罷民力以極欲師古曰罷讀曰疲壞聖制廢井田

是以兼并起貪鄙生強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

之居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蘭師古曰蘭謂遶蘭制之若牛馬蘭圈也制

於民臣顛斷其命姦虐之人因緣為利至略賣人妻子

逆天心詩人倫師古曰詩亂也繆於天地之性人為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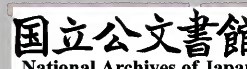
之義書曰予則奴戮女師古曰戮之為奴也唯

不用命者然後被此辜矣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

常有更賦罷廢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

稅一實什稅五也父子夫婦終年耕芸師古曰芸字與耘同所得

不足以自存故富者大馬餘菽粟驕而為邪貧者不厭



糟糠窮而為姦俱陷于臯刑用不錯予前在大麓始令

天下公田口井師古曰計口而為井田時則有嘉禾之祥遭反虜

逆賊且止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

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鄰

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聖制

無法惑眾者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師古曰魑山神也魅老物精也魑音螭魅

音媚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是時百姓便安漢五銖錢以

莽錢大小兩行難知又數變改不信皆私以五銖錢市

買訛言大錢當罷莫肯挾莽患之復下書諸挾五銖錢

言大錢當罷者比非井田制投四裔於是農商失業食

貨俱廢民人至涕泣於市道及坐賣買田宅奴婢鑄錢

自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勝數秋遣五威

將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德祥五事

符命二十五福應十二凡四十二篇其德祥言文宣之

世黃龍見于成紀新都高祖考王伯墓門梓柱生枝葉

之屬符命言井石金匱之屬福應言雌鷄化為雄之屬

其文爾雅依託皆為作說師古曰爾雅近正也謂近於正經依古義而為之說大

歸言莽當代漢有天下云總而說之曰帝王受命必有

德祥之符瑞協成五命申以福應師古曰五命謂五行之次相承以受命也

申重也然後能立巍巍之功傳于子孫永享無窮之祚故

新室之興也德祥發於漢三七九世之後蘇林曰二百一十歲九

也肇命於新都受瑞於葦葦孟康曰葦葦生葦開王於武功定

命於子同孟康曰梓潼縣也恭改也成命於巴宕晉灼曰巴郡宕渠縣也申福

於十二應天所以保佑新室者深矣固矣武功丹石出

於漢氏平帝末年火德銷盡土德當代皇天眷然去漢

與新以丹石始命於皇帝皇帝謙讓以攝居之未當天

意故其秋七月天重以三能文馬服虔曰三台星也晉灼曰許慎說文馬編

契四以石龜五以虞符六以文圭七以玄印八以茂陵

石書九以玄龍石十以神井十一以大神石十二以銅

符帛圖申命之瑞浸以顯著至于十二以昭告新皇帝

皇帝深惟上天之威不可不畏故去攝號猶尚稱假改

元為初始欲以承寒天命克厭上帝之心師古曰塞當也

然非皇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師古曰鄭重猶言頻煩也

故是日天復決其所以勉書孟康曰哀章所作策書也言數有瑞應莽自謙居攝

天復決其疑勸勉令為真也又侍郎王盱見人衣白布單衣赤續方

領師古曰續者會五采也以布為單衣以赤加續為其方領也盱音許于反續音胡內反冠小冠

立于王路殿前謂盱曰今日天同色以天下人民屬皇

帝師古曰同色者言五方天神共齊其謀同其顏色也字或作包包者言天總包括天下人衆而與莽也其

屬委也盱恠之行十餘步人忽不見至丙寅暮漢氏高

嘉靖八年刊

嘉靖八年刊

廟有金匱圖策高帝承天命以國傳新皇帝明且宗伯  
 德也卯劉宏以聞乃召公卿議未決而大神石人談曰  
 趣新皇帝之高廟受命毋留師古曰趣讀曰促於是新皇帝立  
 登車之漢氏高廟受命受命之日丁卯也丁火漢氏之  
 德也卯劉姓所以為字也明漢劉火德盡而傳於新室  
 也皇帝謙謙既備固讓十二符應迫著命不可辭師古曰迫音懼  
 也著懼然祇畏葺然閔漢氏之終不可濟師古曰懼音懼  
 自失之意也葺然變動之貌也瞿音居具反奮奮在左右之不得從意師古曰奮音奮  
 奮自勉之意左右助也言欲助漢室而追奮奮在左右之不得從意  
 天命不得從其本意也左右音曰佐佑也為之三夜不  
 御寢三日不御食延問公侯卿大夫金曰宜奉如上天

威命於是乃改元定號海內更始新室既定神祇降喜

申以福應吉瑞累仍詩曰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

之自天申之師古曰大雅假樂之詩也言有功德宜於衆人者則受天之福祿天乃保安而佑助

之命以邦國也申謂此之謂也五威將奉符命齎印綬重其意也右讀曰佑

王侯以下及吏官名更者師古曰更改也外及匈奴西域徼外

蠻夷皆即授新室印綬因收故漢印綬賜吏爵人二級

民爵人一級女子百戶羊酒蠻夷幣帛各有差大赦天

下五威將乘乾文車鄭氏曰畫天文象於車也駕坤六馬鄭氏曰坤為牝馬六

數背負鷲鳥之毛服飾甚偉師古曰鷲鳥雉屬即鷲也今俗呼之山鷲非也鷲

音每一將各置左右前後中帥凡五帥衣冠車服駕馬



各如其方面色師古曰色者東方青南方赤也將持

節稱太一之使帥持幢稱五帝之使奉策命曰普天之

下迄于四表靡所不至其東出者至玄菟樂浪高句驪

夫餘師古曰夫餘亦東北夷也南出者踰徼外歷益州

師古曰踰同貶句町王為侯西出者至西域盡改其王為

侯北出者至匈奴庭授單于印改漢印文去璽曰章單

于欲求故印陳饒椎破之語在匈奴傳單于大怒而句

町西域後卒以此皆畔饒還拜為大將軍封威德于冬

雷師古曰雷字桐華置五威司命中城四關將軍司命司上

公以下中城主十二城門策命統睦侯陳崇曰咨爾崇

夫不用命者亂之原也大姦猾者賊之本也鑄偽金錢

者妨寶貨之道也驕奢踰制者兇害之端也漏泄省中

及尚書事者機事不密則害成也師古曰易上繫之辭

不密則害成故引之拜爵王庭謝恩私門者祿去公室

政從亡矣凡此六條國之綱紀是用建爾作司命柔亦

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圉師古曰引詩大雅

義並解帝命帥統睦于朝師古曰命說符侯崔發曰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師古曰易下繫之辭也繫柝謂擊

為寇害者也女作五威中城將軍師古曰女讀曰中德

既成天下說符師古曰命明威侯王級曰統雷之固南

嘉靖八年刊 前漢傳卷之九 吳倫

當荆楚

服虔曰臨險之道師古曰謂之繞雷者言四面今南州界七盤十二

繞是也雷音力改反女作五威前關將軍振武奮衛明

威于前命尉睦侯王嘉曰羊頭之院北當燕趙

師古曰羊頭山

名在上黨

女作五威後關將軍壺口捶抗尉睦于後

壺口亦山名也捶抗謂據險院而捶擊也捶音之藥反

命堂威侯王奇曰有罪之

險東當酈衛

師古曰有音山也

也

女作五威左

關將軍函谷批難掌威于左

師古曰批謂糾閉之也函

音步

命懷先子王福曰沂

肥之阻西當戎狄

師古曰沂

有吳山沂水之阻隴謂隴

女作五威右關將軍

成固據守懷羗于右又遣

諫大夫五十人分鑄錢於郡

國是歲長安狂女子碧呼道

師古曰碧者

曰高皇帝

大怒趣歸我國不者九月必

殺汝

師古曰趣莽收捕殺

之治者掌寇大夫陳成自免

去官師古曰狂妄之人職

貞定劉都等謀舉兵發覺皆誅貞定常山大雨雹二年

二月赦天下五威將帥七十人還奏事漢諸侯王為

公者悉上璽綬為民無違命者封將為子帥為男初設

六筦之令

師古曰筦亦管字也管主也

命縣官酤酒賣鹽鐵器鑄錢

諸采取名山大澤衆物者稅之又令市官收賤賣貴賒

貸予民收息百月三

如淳曰出百錢與民用月收其息三錢也

儀和置酒士

部一人乘傳督酒利

師古曰督

禁民不得挾弩鉞徒西

嘉靖八年刊

前漢傳卷之九

十一

吳倫

海匈奴單于求故壘莽不與遂寇邊郡殺略吏民十一

月立國將軍建奏西域將欽上言師古曰九月辛巳戊

已校尉史陳良終帶共賊殺校尉刁護劫略吏士自稱

廢漢大將軍亡入匈奴又今月癸酉不知何一男子遮

臣建車前自稱漢氏劉子輿成帝下妻子也師古曰下

妻劉氏當復趣空宮師古曰趣收繫男子即常安姓武

字仲皆逆天違命大逆無道請論仲及陳良等親屬當

坐者奏可漢氏高皇帝比著戒云罷吏卒為賓食師古

類也言高帝類戒云勿使吏卒守誠欲承天心全子孫

也其宗廟不當在常安城中及諸劉為諸侯者當與漢

俱廢陛下至仁久未定前故安衆侯劉崇徐鄉侯劉快

陵鄉侯劉曾師古曰楚扶恩侯劉貴等師古曰不更聚

衆謀反今狂狡之虜或妄自稱亡漢將軍或稱成帝子

子輿至犯夷滅連未止者此聖恩不蚤絕其萌芽故也

臣愚以為漢高皇帝為新室賓享食明堂成帝異姓之

兄弟平帝壻也皆不宜復入其廟元帝與皇太后為體

師古曰夫聖恩所隆禮亦宜之臣請漢氏諸廟在京師

者皆罷諸劉為諸侯者以戶多少就五等之差其為吏

者皆罷待除於家師古曰罷黜其職各使上當天心稱

高皇帝神靈師古曰稱塞狂狡之萌芽曰可嘉新公國

嘉靖八年刊

師以符命為予四輔明德侯劉龔率禮侯劉嘉等凡三  
 十二人皆知天命或獻天符或貢昌言或捕告反虜厥  
 功茂焉諸劉與三十二人同宗共祖者勿罷賜姓曰王  
 唯國師以女配莽子故不賜姓改定安太后號曰黃皇  
 室主絕之於漢也冬十二月雷更名匈奴單于曰降奴  
 服于莽曰降奴服于知師古曰知者莽改單于之名也本名囊知牙斯威侮五  
 行師古曰引夏書曰誓之文背畔四條師古曰四條莽所與作制者事在匈奴傳侵犯西  
 域延及邊垂為元元害臯當夷滅命遣立國將軍孫建  
 等凡十二將十道並出共行皇天之威罰于知之身師古曰共讀惟知先祖故呼韓邪單于稽侯冊師古曰冊音

反累世忠孝保塞守徼不忍以一知之罪滅稽侯冊之  
 世今分匈奴國土人民以為十五立稽侯冊子孫十五  
 人為單于遣中郎將蘭苞戴級馳之塞下召拜當為單  
 于者諸匈奴人當坐虜知之法者皆赦除之遣五威將  
 軍苗訢虎音將軍王況出五原厭難將軍陳欽震狄將  
 軍王巡出雲中師古曰厭難振武將軍王嘉平狄將軍王  
 萌出代郡相威將軍李參鎮遠將軍李翁出西河師古曰  
音所林反誅貉將軍陽俊討穢將軍嚴尤出漁陽奮武將軍  
 王駿定胡將軍王晏出張掖及偏裨以下百八十八人募  
 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萬人轉衆郡委輸五大夫衣

嘉靖八年

前漢傳二十九

五

吳倫

裘兵器糧食長吏送自負海江淮至北邊使者馳傳督

趣以軍興法從事師古曰傳音張天下騷動先至者屯

邊郡須畢具乃同時出莽以錢幣訖不行師古曰復下

書曰民以食為命以貨為資是以八政以食為首寶貨

皆重則小用不給皆輕則儻載煩費師古曰儻送也一

輕重大小各有差品則用便而民樂於是造寶貨五品

語在食貨志百姓不從但行小大錢二品而已盜鑄錢

者不可禁廼重其法一家鑄錢五家坐之沒入為奴婢

吏民出入持布錢以副符傳師古曰舊法行者持符傳

與符相副乃得過也傳音張戀反其下亦同不持者厨傳勿舍關津苛留師古

曰厨行道飲食處傳置公卿皆持以入宮殿門欲以重

而行之是時爭為符命封侯其不為者相戲曰獨無天

帝除書乎司命陳崇白莽曰此開姦臣作福之路而亂

天命宜絕其原莽亦厭之遂使尚書大夫趙並驗治非

五威將軍所班皆下獄初甄豐劉歆王舜為莽腹心倡

導在位褒揚功德安漢宰衡之號及封莽母兩子兄子

皆豐等所共謀而豐舜歆亦受其賜並富貴矣非復欲

令莽居攝也居攝之萌出於泉陵侯劉慶前輝光謝躬

長安令田終術莽羽翼已成意欲稱攝豐等承順其意

莽輒復封舜歆兩子及豐孫豐等爵位已盛心意既滿

嘉靖八年刊

又實畏漢宗室天下豪傑而疏遠欲進者並作符命莽  
遂據以即真舜歆內懼而已豐素剛強莽覺其不說故  
徙大阿右拂大司空豐託符命文為更始將軍與賣餅  
兒王盛同列豐父子默默時子尋為侍中京兆尹茂  
德侯即作符命言新室當分陝之二伯師古曰分陝者  
欲依周公召公  
故事自陝以東周公召之自陝以西召之以豐為右伯太  
公主之陝即今陝州是其地也伯長也  
傅平晏為左伯如周召故事莽即從之拜豐為右伯當  
述職西出未行尋復作符命言故漢氏平帝后黃皇室  
主為尋之妻莽以詐立心疑大臣怨謗欲震威以懼下  
因是發怒曰黃皇室主天下母此何謂也收捕尋尋亡

豈自殺尋隨方士入華山歲餘捕得辭連國師公歆子  
侍中東通靈將五司大夫隆威侯棻棻弟右曹長水校  
尉伐虜侯泳大司空邑弟左關將軍堂威侯奇及歆門  
人侍中騎都尉丁隆等牽引公卿黨親列侯以下死者  
數百人尋手理有天子字莽解其臂入視之曰此一天  
子也或曰一六子也六者戮也明尋父子當戮死也迺  
流棻于幽州放尋于三危殛隆于羽山師古曰效舜之  
罰共工等也  
皆驛車載其屍傳致云莽為人侈口蹙頰師古曰侈大  
也蹙短也頰  
頰也蹙其月露眼赤精大聲而嘶師古曰嘶  
聲破也長七尺五  
反頰胡感反寸好厚履高冠以鼈裝衣師古曰毛之強曲者曰鼈以  
裝楮衣中令其張起也鼈音

力之反字或作藤音義同反膺高視瞰臨左右師古曰瞰謂遠視也音曲濫反是時

有用方技待詔黃門者或問以莽形貌待詔曰莽所謂

鷓目虎吻豺狼之聲者也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問

者告之莽誅滅待詔而封告者後常翳雲母屏面師古曰屏

面即便面蓋弱之類也非親近莫得見也是歲以初睦侯姚恂為

寧始將軍三年莽曰百官改更職事分移律令儀法未

及悉定且因漢律令儀法以從事令公卿大夫諸侯二

千石舉吏民有德行通政事能言語明文學者各一人

詣王路四門○宋祁曰路字下有門字遣尚書大夫趙並使勞北邊

還言五原北假膏壤殖穀師古曰北假地也異時常置田

官乃以並為田禾將軍發戍卒屯田北假以助軍糧是

時諸將在邊須大衆集吏士放縱而內郡愁於徵發民

棄城郭流亡為盜賊并州平州尤甚莽令七公六卿號

皆兼稱將軍遣著武將軍逮並等道名都師古曰道音

反中即將繡衣執法各五十五人分填緣邊大郡督大

姦猾擅弄兵者皆便為姦於外撓亂州郡貨賂為市侵

漁百姓莽下書曰虜知罪當夷滅故遣猛將分十二部

將同時出一舉而決絕之矣內置司命軍正外設軍監

十有二人議欲以司不奉命令軍人咸正也今則不然

各為權執恐得良民師古曰得良民力妄封人頭得錢

嘉靖八年刊

言法傳之九中

者以法柱良人為僅僕毒蓋蓋作養

民離散音各反司監若此可謂稱不師古曰自今

以來敢犯此者輒捕繫以名聞然猶放縱自若而蘭苞

戴級到塞下招誘單于弟咸咸子登入塞脅拜咸為老

單于賜黃金千斤錦繡甚多遣去將登至長安拜為順

單于留邸太師王舜自莽篡位後病悸瀆劇死師古曰

悼瀆漸也莽曰昔齊太公以淑德累世為周氏太師

蓋予之所監也師古曰監謂視見也其以舜子延襲父爵為安新

公延弟襄新侯匡為太師將軍末為初室輔為太子置

師友各四人秩以太夫以故大司徒馬宮為師疑故

府宗伯鳳為傅丞博士表聖為阿輔京兆尹王嘉為保

拂師古曰拂讀曰弼是為四師故尚書今唐林為胥附博士李

充為犇走師古曰犇占奔字諫大夫趙襄為先後中即將廉丹

為禦侮是為四友又置師友祭酒及侍中諫議六經祭

酒各一人凡九祭酒秩上卿琅邪左咸為講春秋潁川

滿昌為講詩長安國由為講易平陽唐昌為講書沛郡

陳咸為講禮崔發為講樂祭酒遣謁者持安車印綬即

拜楚國龔勝為太子師友祭酒勝不應徵不食而死寧

始將軍姚恂免侍中崇祿侯孔末為寧始將軍是歲池

陽縣有小人景長尺餘或乘車馬或步行操持萬物小

嘉靖八年刊



大各相稱

師古曰車馬及物皆稱其人之形

三日止瀕河郡蝗生

師古曰謂

緣河南北諸郡

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先是莽恐河決為

元城冢墓害及決東去元城不憂水故遂不堤塞四年

二月赦天下夏赤氣出東南竟天厭難將軍陳歆言捕

虜生口虜犯邊者皆孝單于咸子角所為莽怒斬其子

登於長安以視諸蠻夷

師古曰視音曰示

大司馬甄邯死寧始

將軍孔永為大司馬侍中大瞿侯輔為寧始將軍莽每

當出輒先搜索城中名曰橫搜

師古曰索音山客反橫音胡孟反

是月

橫搜五日莽至明堂授諸侯茅土下書曰予以不德襲

于聖祖為萬國主思安黎元在于建侯分九州正域以

美風俗追監前代爰綱爰紀惟在堯典十有二州衛有

五服詩國十五

師古曰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魯燕是為

十五國柝音普胡反殷頌有奄有九有之言

師古曰商頌玄鳥之詩美湯有功德故能

覆有九州禹貢之九州無并幽周禮司馬則無徐梁帝王相

改各有云為或昭其事或大其本厥義著明其務一矣

昔周二后受命故有東都西都之居于子之受命蓋亦如

之其以洛陽為新室東都常安為新室西都邦畿連體

各有采任州從禹貢為九爵從周氏有五諸侯之貢千

有八百附城之數亦如之以侯有功諸公一同有衆萬

戶土方百里侯伯一國衆戶五千土方七十里子男一

則衆戶二千有五百土方五十里附城大者食邑九成

衆戶九百土方三十里自九以下降殺以兩音所而音所降殺

茅土者公十四人侯九十三人伯二十一人子百七十

一人男四百九十七人凡七百九十六人音所附城千五百

一十一人九族之女為任者八十三人及漢氏女孫中

山承禮君遵德君脩義君更以為任十有一公九卿十

二大夫二十四元士定諸國邑采之處使侍中講理大

夫孔秉等與州部衆邵晧知地理圖籍者共校治于壽

成朱鳥堂于數與羣公祭酒上卿親聽視咸已通矣夫

襄德賞功所以顯仁賢也九族和睦所以褒親親也予

永惟匪解思稽前人將章黜陟以明好惡安元元馬以

圖簿未定未授國邑且令受奉都內月錢數千諸侯皆

困乏至有庸作者中郎區博諫莽曰井田雖聖王法其

廢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從秦知順民之心可以獲大

利也故滅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訖今海內未厭其

敝今欲違民心追復千載絕迹雖堯舜復起而無百年

之漸弗能行也天下初定萬民新附誠未可施行莽知

民怨下書曰諸名食王田皆得賣之勿拘以法犯私

買賣庶人者且一切勿治初五威將帥出攻匈奴遂以

為侯王邯怨怒不附師古曰邯句邯王莽譏莽桓大尹之名也音下甘反

周歆詐殺邯邯弟承起兵攻殺歆先是莽發高句驪兵

當伐胡不欲行郡強迫之皆亡出塞因犯法為寇邊西

大尹田譚追擊之為所殺州郡歸咎於高句驪侯驩嚴

尤奏言貉人犯法不從驩起正有它心宜令州郡且尉

安之師古曰假令驩有惡心亦當且慰安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遂畔師古曰猥

多也厚池夫餘之屬必有和者師古曰和應也音胡卧反匈奴未克

夫餘穢貉復起此大憂也莽不尉安穢貉遂反詔尤擊

之尤誘高句驪侯驩至而斬焉傳首長安莽大說下書

曰廼者命遣猛將共行天罰誅滅虜知分為十二部或

斷其右臂或斬其左腋或潰其背腹或紕其兩脅師古曰紕

音與今年刑在東方張晏曰是歲在玉申刑在東方誅貉之部先縱焉

捕斬虜驩平定東域虜知殄滅在于漏刻此乃天地羣

神社稷宗廟佑助之福公卿大夫士民同心將率墟虎

之力也師古曰墟音火交反予甚嘉之其更名高句驪為下句驪

布告天下令咸知焉於是貉人愈犯邊東北與西南夷

皆亂云莽志方盛以為四夷不足吞滅專念稽古之事

復下書曰伏念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終文祖在璿璣

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禘

于羣神巡狩五嶽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予之

受命即真到于建國五年已五載矣陽九之院既度百六之會已過歲在壽星填在明堂倉龍癸酉德在中宮

服虔曰倉龍太歲也張晏曰太歲起於甲寅為龍東方倉癸德在中宮也晉灼曰壽星角亢也東宮倉龍房心也心為明堂填星所在其國昌恭自謂土也土行土填星癸德在中宮宮又土也觀晉掌歲龜

策告從孟康曰觀辰星進退掌土也晉灼曰國語晉文公以卯出酉入過五鹿得土歲在壽星其日戊

申恭欲法之以為吉祥正以二月建寅之節東巡狩者取萬物生之始也魏晉識太歲所在宿度所合卜筮皆

吉故其以此年二月建寅之節東巡狩其禮儀調度師

法之徒鈞反羣公奏請募吏民人馬布綿又請內郡國十二

買馬發帛四十五萬匹輸常安前後母相須至者過半

莽下書曰文母太后體不安其且止待後是歲改十一

公號以新為心後又改心為信五年二月文母皇太后崩葬渭陵與元帝合而溝絕之如淳曰葬於司馬門內作溝絕之立廟

於長安新室世世獻祭元帝配食坐於牀下莽為太后

服喪三年大司馬孔永乞骸骨賜安車駟馬以特進就

朝位同風疾遂並為大司馬是時長安民間莽欲都雒

陽不肯繕治室宅師古曰繕補也或頗徹之莽曰玄龍石文曰

定帝德國雒陽符命著明敢不欽奉以始建國八年歲

纏星紀孟康曰纏居也星紀在斗牽牛間師古曰纏踐歷也在雒陽之都其謹繕

脩常安之都勿令壞敗敢有犯者輒以名聞請其罪是

歲烏孫大小昆彌遣使貢獻大昆彌者中國外孫也其

嘉靖八年刊

前漢書卷之九

二十四 王示

胡婦子為小昆彌而烏孫歸附之莽見匈奴諸邊並侵  
 意欲得烏孫心廼遣使者引小昆彌使置大昆彌使上  
 保成師友祭酒滿昌劾奏使者曰夷狄以中國有禮誼  
 故詘而服從大昆彌君也今序臣使於君使之上非所  
 以有夷狄也奉使大不敬莽怒免昌官西域諸國以莽  
 積失恩信焉者先畔殺都護但欽十一月彗星出二十  
 餘日不見是歲以犯挾銅炭者多除其法明年改元曰  
 天鳳天鳳元年正月赦天下莽曰予以二月建寅之節  
 行巡狩之禮太官齋糒乾肉內者行張坐卧師古曰糒  
乾飯也張  
坐卧謂帷帳茵  
席也糒音備所過毋得有所給師古曰言自齋食及  
帷帳以行在路所經

過亦須予之東巡必躬載耒每縣則耕以勸東作師古曰耒

起曲木也予之南巡必躬載耨每縣則耨以勸南僞師古曰耨

音力對反予之西巡必躬載鉉師古曰鉉

音火高反僞讀曰訛訛化也每縣則穫以勸西成予之北巡必躬載拂每縣則粟以

勸蓋臧師古曰拂音佛所以擊治禾畢北巡狩之禮即

于土中居雒陽之都焉敢有趨謹犯法輒以軍法從事

劉德曰趨羣公奏言皇帝至孝往年文母聖體不豫躬

親供養衣冠稀解因遭弃羣臣悲哀顏色未復飲食損

少今一歲四巡道路萬里春秋尊非備乾肉之所能堪

且無巡狩須闋大服以安聖體臣等盡力養教兆民奉

禮請八年刊

稱明詔莽曰羣公羣牧羣司諸侯庶尹願盡力相輔養  
 牧光民欲以稱予繇此敬德其勛之哉毋食言焉更以  
 天鳳七年歲在大梁倉龍庚辰行巡狩之禮厥明年歲  
 在寶沈倉龍辛巳即土之中雒陽之都廼遣太傅平晏  
 大司空王邑之雒陽營相宅兆圖起宗廟社稷郊兆云  
 三月壬申晦日有食之大赦天下策大司馬馮遂並曰日  
 食無光干戈不戢其上大司馬印就侯氏朝位太傅  
 平晏勿領尚書事省侍中諸曹兼官者以利苗男訢為  
 大司馬如淳曰利苗邑名莽即真允備大臣抑奪下權朝臣有  
 言其過失者輒拔擢孔仁趙博何豐興等以敢擊大臣故

見信任擇名官而居之公卿入宮吏有常數太傅平晏

從吏過例掖門僕射苛問不遜師古曰僕射苛問平晏其言不遜戊曹

士收繫僕射應劭曰莽自以士行故使莽大怒使執法

發車騎數百圍太傅府捕士即時死大司空士夜過奉

當亭亭長苛之告以官名亭長醉曰車有符傳耶師古曰傳

音張士以馬箠擊亭長師古曰箠擊也音止亭長斬士亡郡縣

逐之家上書師古曰亭長家上書自治莽曰亭長奉公勿逐及司空

邑斥士以謝國將哀章頗不清莽為選置和叔師古曰

此敕曰非但保國將閨門當保親屬在西州者諸公皆

輕賤而章尤甚四月陷霜殺中木海瀕尤甚師古曰海瀕也

嘉靖八年刊

六月黃霧四塞七月大風拔樹飛北闕直城門屋瓦

曰北闕直城門瓦皆飛也兩電殺牛羊莽以周官王制

之文置卒正連率大尹職如太守屬令屬長職如都尉

置州牧部監二十五人見禮如三公監位上大夫各主

五郡公氏作牧侯氏卒正伯氏連率子氏屬令男氏屬

長皆世其官其無爵者為尹分長安城旁六鄉置帥各

一人分二輔為六尉郡師古曰一輔黃圖云渭城安陵

尉大夫府居故長安寺高陵以北十縣屬師尉大夫府

居故廷尉府新豐以東至湖十縣屬尉大夫府居城

東霸陵杜陵東至藍田西至武功有十縣屬尉大夫府

夫府居城南茂陵槐里以西至汧十縣屬扶尉大夫府

居城西長陵池陽以北至雲陽役河東河內弘農河南

潁川南陽為六隊郡師古曰置大夫職如太守屬置職

如都尉更名河南大尹曰保忠信卿益河南屬縣滿三

十置六郊州長各一人人主五縣及它官名悉改大郡

至分為五郡縣以亭為名者三百六十以應符命文也

緣邊又置竟尉以男為之師古曰竟諸侯國間田為黠

陟增減云師古曰間音閑以擬有莽下書曰常安西都

曰六鄉眾縣曰六尉義陽東都曰六州眾縣曰六隊粟

米之內曰內郡師古曰禹貢去王城四百里納其外曰

近郡有鄣徼者曰邊郡合百二十有五郡九州之內縣

二千二百有三公作甸侯是為惟城諸在侯服是為惟

寧在采任諸侯是為惟翰師古曰采采服也任男服也在賓服是為

惟屏師古曰賓服即古衛服也取諸侯賓服以為名在揆艾教奮武衛是為惟

垣在九州之外是為惟藩師古曰凡此惟城以下取詩大雅板之篇云介人惟藩太

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懷德惟寧宗子惟滅以為名號也各以其方為稱總為萬

國焉其後歲復變更一郡至五易名而還復其故吏民

不能紀每下詔書輒繫其故名曰制詔陳留大尹太尉

其以益歲以南付新平蘇林曰陳留圍縣莽改曰益歲新平故淮陽以

雍丘以東付陳定陳定故梁郡以封丘以東付治亭治

亭故東郡以陳留以西付祈隧祈隧故滎陽陳留已無

復有郡矣大尹太尉皆詣行在所其號令變易皆此類

令天下小學戊子代甲子為六旬首冠以戊子為元

師古曰冠音工昏以戊寅之旬為忌日謂娶妻也百

姓多不從者匈奴單于知死第滅立為單于求和親莽

遣使者厚賂之詐許還其侍子登因購求陳良終帶等

單于即執良等付使者檻車詣長安莽燔燒良等於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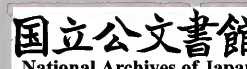
北令吏民會觀之緣邊大饑人相食諫大夫如普行邊

兵還言軍士久屯塞苦邊郡無以相贍今單于新和且

因是罷兵校尉韓威進曰以新室之威而吞胡虜無異

口中蚤蝨臣願得勇敢之士五千人不齎斗糧饑食虜

肉渴飲其血可以橫行莽壯其言以威為將軍然采著





言徵還諸將，在邊者免。陳欽等十八人，又罷四關，填都尉諸屯，兵會匈奴，使還單于。知侍子登前，誅死發兵寇邊，莽復發軍屯於邊，民流入內郡，為人奴婢，廼禁吏民敢挾邊民者。莽市益州蠻夷，殺大尹程隆，二邊盡反。遣平蠻將軍馮茂將兵擊之，寧始將軍侯輔免講，易祭酒戴參為寧始將軍。二年二月，置酒王路堂，公卿大夫皆佐酒。師古曰：助行酒。大赦天下，是時日中見星，大司馬苗訢左遷，司命以延德侯陳茂為大司馬，訢言黃龍墮，死黃山宮中。百姓奔走往觀者有萬數，莽惡之。師古曰：莽自謂黃德，故有妖捕繫問語所從起，不能得單于咸，既和親，求其子登。

屍莽欲遣使送致，恐咸怨恨，害使者，廼收前言當誅付

子者，故將軍陳欽以他臯繫獄，欽曰：是欲以伐為說於

匈奴也。師古曰：說解說也。遂自殺。莽選儒生能頡對者，師古曰：頡與專同，專對謂應對。濟南王咸為大使，五威將軍琅邪伏黯等

為帥，使送登屍，敕令掘單于知墓，棘鞭其屍，又令匈奴

却塞於漠北，責單于馬萬匹，牛三萬頭，羊十萬頭，及稍

所畧邊民生口在者，皆還之。○劉歆曰：稍所畧，莽好為非辭，當云所畧。莽好為

大言，如此，咸到單于庭，陳莽威德，責單于背畔之臯，應

敵從橫，單于不能詘，遂致命而還之。入塞，咸病死，封其

子為伯伏黯等，皆為子莽意，以為制定，則天下自平，故

嘉靖八年刊

銳思於地里制禮作樂講合六經之說公卿旦入暮出

議論連年不決不暇省獄訟冤結民之急務縣宰缺者

數年守兼師古曰不拜正官權令人守兼一切貪殘日甚是時中郎將

繡衣執法在郡國者並乘權執傳相舉奏又十一公士

分布勸農桑班時令案諸章冠蓋相望交錯道路召會

吏民逮捕證左郡縣賦歛遞相賂賂白黑紛然師古曰白黑謂

清濁也紛然亂意也言清濁不分也守闕告訴者多莽自見前顛權以得

漢政故務自監眾事師古曰監與掌同其字從手有司受成苟免師古

付吏吏苟免罪責而已諸寶物名帑藏錢穀官皆宦

者領之師古曰帑音他莽反又音奴吏民上封事書宦官左右開發

尚書不得知其畏備臣下如此又好變改制度政令煩

多當奉行者輒管問乃以從事師古曰質正也前後相乘憤耗

不深師古曰乘積也登也憤耗不明也深散也微也憤音工內反耗音莫報反莽常御燈火

至明猶不能勝尚書因是為姦寢事上書待報者連年

不得去拘繫郡縣者逢赦而後出衛卒不交代三歲矣

穀常貴邊兵二十餘萬人仰衣食縣官愁苦五原代郡

尤被其毒起為盜賊數千人為輩轉入旁郡莽遣捕盜

將軍孔仁將兵與郡縣合擊歲餘廼定邊郡亦略將盡

師古曰言其逃亡結為盜賊在者少也邯鄲以北大雨霧水出深者數丈

流殺數千人立國將軍孫建死司命趙闕為立國將軍

寧始將軍戴參歸故官南城將軍廉丹為寧始將軍三年二月乙酉地震大雨雪關東尤甚深者一丈竹柏或枯大司空王邑上書言視事八年功業不效司空之職尤獨廢頓至廼有地震之變願乞骸骨莽曰夫地有動有震震者有害動者不害春秋記地震易繫坤動動靜辟脅萬物生焉師古曰辟音關開也脅收歛也易上繫廣生焉故莽引之也翕聲相近義則同災異之變各有云為天地動威以戒予躬公何辜焉而乞骸骨非所以助予者也使諸吏散騎司祿大衛脩寧男遵諭予意為五月莽下吏祿制度曰予遭陽九之阨百六之會國用不足民人騷動

自公卿以下一月之祿十縷布二匹子康曰縷八寸也師古曰縷音子

或帛一匹予每念之未嘗不戚焉今阨會已度府帑

雖未能充略頗稍給其以六月朔庚寅始賦吏祿皆如

制度四輔公卿大夫士下至輿僚凡十五等僚祿一歲

六十六斛稍以差增上至四輔而為萬斛云莽又曰普

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蓋以天下養焉

周禮膳羞百有二十品令諸侯各食其同國則師古曰謂公食

同侯伯食國辛任附城食其邑師古曰辟君也任公公

卿大夫元士食其采師古曰謂因官多少之差咸有條

品歲豐穰則充其禮有災害則有所損與百姓同憂喜

也其用上計時通計天下幸無災患者太官膳羞備其品矣即有災害以什率多少而損膳焉○宋祁曰什字下當有計字

東嶽太師之國將軍保東方三州一部二十五郡南嶽

太傅前將軍保南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郡西嶽國師寧

始將軍保西方一州二部二十五郡北嶽國將衛將軍

保北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郡大司馬保納卿言卿仕卿

作卿京尉扶尉兆隊右隊中部左洎前七部服虔曰大司馬保此

官皆如郡守也晉灼曰左與前故特七部師古曰洎亦泉字也泉及也隊音遂大司徒保樂卿

典卿宗卿秩卿翼尉光尉左隊前隊中部右部有五郡

大司空保予卿虞卿共卿工卿師尉列尉析隊後隊中

部洎後十部○劉攽曰此文誤但當云大司馬保納卿言空保予虞卿共工卿不合分爲兩也○劉奉世曰其言七部亦當云七部然其有二十五郡尚未及二十五郡有誤及六司六卿皆隨所屬之公保其災害亦以十

率多少而損其祿即從官中都官吏食祿都內之委者

以太官膳羞備損而爲節師古曰言諸侯辟任附城羣吏亦各保其災害幾上下同心師古曰幾音曰翼勸進農業安

元元焉莽之制度煩碎如此課計不可理吏終不得祿

各因官職爲姦受取賅賂以自共給是月戊辰長平館

西岸崩邕涇水不流毀而北行師古曰邕音曰壅遣大司空王

邑行視還奏狀羣臣上壽以爲河圖所謂以土填水

嘉靖八年刊

嘉靖八年刊

日填讀 匈奴滅亡之祥也乃遣并州牧宋弘游擊都尉

任萌等將兵擊匈奴至邊止屯七月辛酉霸城門災民

間所謂青門也師古曰三輔黃圖云長安城東出南頭名霸城門俗以其色青名曰青門戊

子晦日有食之大赦天下復令公卿大夫諸侯二千石

舉四行各一人師古曰依漢光祿之四科。劉奉世曰四行蓋前已舉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今

復令舉之非大司馬陳茂以日食免武建伯嚴充為大

司馬如淳曰莽之伯子男號也十月戊辰王路朱鳥門鳴書夜不絕

崔發等曰虞帝關四門通四聰門鳴者明當脩先聖之

禮招四方之士也於是令羣臣皆賀所舉四行從朱鳥

門入而對策焉平蠻將軍馮茂擊句町士卒疾疫死者

什六七賦歛民財什取五虛耗而不克徵還下賦

死更遣寧始將軍廉丹與康牧史熊擊句町頗斬首

有勝莽徵丹熊丹熊願益必克乃還復大賦歛就

都大尹馮英不肯給上言自也雋遂久仇牛同亭邪豆

之屬反畔以來積且十年服二度曰遂久縣名也郡縣距

擊不已續用馮茂苟施一切之政棘道以南山險高深

茂多毆衆遠居曹以億計吏士離毒氣死者什七師古

也遭今丹能懼於自詭期會自以為憂責也調發諸郡兵

穀復訾民取其十四師古曰益發人訾空破梁州功終不

遂師古曰遂成也宜罷兵屯田明設賞莽怒免英官後頗覺

嘉靖八年刊

寤曰英亦未可厚非復以英為長沙連率翟義黨王孫

慶捕得莽使太醫尚方與巧者共剝之師古曰剝胡反也音口胡反

量度五藏以竹筵導其脉知所終始云可以治病師古曰筵

竹挺也音庭是歲遣大使五威將王駿西域都護李崇將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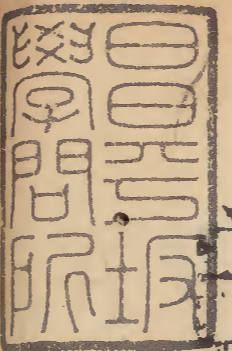
巳校尉出西域諸國皆郊迎貢獻焉諸國前殺都護但

欽駿欲襲之命佐帥何封戊巳校尉郭欽別將師古曰別領兵

在後也焉者詐降伏兵擊駿等皆死欽封後到襲擊老弱

從車師還入塞莽拜欽為填外將軍師古曰填封剝胡音竹丹反

何封為集胡男西域自此絕



六十九中終

前漢書九十九

